


漢書西域傳補注







漢書西域傳補注

徐松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注補傳域西書漢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徐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頁七八八

徐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漢書西域傳補註二卷。內閣中書徐松星伯所作也。指綜事類。切直形勢。萬里之廣。二千餘年之久。如輻
湊。穀。如指植掌。昔范蔚宗自贊其書。體大思精。爲天下之奇作。星伯此註。不其然歟。星伯前以翰林謫戍
伊犁六年。撰新疆志略若干卷。旣歸。奏上之。於是卽所經覽。證引往說。而爲此註。夫讀漢書者。不必至西
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路。悉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
家言。然則星伯之謫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後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爰索其本。序而刻之。道光九
年十一月。陽湖張琦。

漢書西域傳補註卷上

清 大興徐 松撰

西域傳

補曰：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古晉國讀如城，廣雅釋詁，城，國也。後書烏桓傳有東城，西南夷傳有南城。此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按通鑑太初三年，貳師將軍誅宛王，漢通西域。應在是年。史通云：史之所書年，此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是西域之通。在史記後，史公但據張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烏孫，及漢所嘗發使者安息、奄蔡、黎軒、條支、身毒諸國，作大宛傳。班固撰漢書，乃分大宛傳爲張騫、李廣利兩傳，又採錄舊文，益以城郭諸國，創爲西域傳。序傳云：西域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芟服不叛。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靡騶，致譯大宛。修好公主，適女烏孫。使命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是也。顧君作註，義或未備，有所引伸，以補曰別之。

卷第六

十六上

師古曰：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補曰：孟堅漢書紀表志傳，合爲百篇。顧君作註，雖依舊目，而文之繁重者，每篇或析爲數卷。五行志分爲五，王莽傳分爲三，其餘第分爲上下二篇，如高祖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相如傳、嚴朱吾邱主父徐靈終王賈傳、揚雄傳、匈奴傳、外戚傳、敘傳，及此篇是也。孔穎達曲禮疏云：班固校本增汪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卷字據宋本增下卷同註。烏孫上俗本有自字。班固校本作漢班固撰。

漢書九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註

補曰：汲古閣本題作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註。按舊唐書本傳，貞觀七年拜祕書少監，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復

以爲祕書少監，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註班固漢書。承乾表上之。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註，多從師古之說。俱遜祕書監，是表上漢書時，正當作少監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補曰：山海經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國。逸周書王會解載，伊尹獻令，正北大夏、莎車，是西域建國，防乎夏殷。史記大宛傳，張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本

三十六國

補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歸匈奴者。樓蘭之外，惟

無雷國、捐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貪國、卑陵國、渠類谷國、隋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劫國、狐胡國、山國、車師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大者千戶。扞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車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今按荀氏所說國名，與漢書異。卑陵即卑陸，渠類谷即卑陸國所治之香渠類谷。誤數爲國。考此傳所載，凡國五十二，附見之國如條支、奄蔡、黎軒、天篤，不與焉。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之南，則烏孫不在數中。又言宣帝時破姑師，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師國，而無車師前後國。及山北六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烏貪、訾離，亦建國。元帝時，闐賓、烏弋、山離、安息、大月氏、康居、五國，不屬都護。捷枝、輪臺，皆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禁車師之伐，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十六國者，諸羌國、樓蘭國、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于闐國、皮山國、烏秣國、西夜國、子合國、蒲鞞國、依耐國、無雷國、難完國、大宛國、桃槐國、休循國、捐毒國、莎車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姑師國、墨山國、劫國、狐胡國、渠鞞國、烏彘國也。王氏應麟不數難完，以爲屬闐賓，傳明言屬都護，知其說非。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於哀平，有五十國也。補曰：分者，如姑師分爲車師、東、西，蒲類分爲蒲類後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南境至南山下，張騫傳，並南山欲從羌、卑陸，分爲卑陸後國之類。中歸爲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師、樓

關界于漢，匈奴絕漠，周三十一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回疆地，匈奴右部，今外喀爾喀部落，及科布多城，塔爾巴哈台城地，烏孫國，在西城北山之陽。南北有大山。

補曰：通鑑註：南山在于關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

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是，以今地理證之。西藏部阿里屬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有岡底斯里，即古崑崙，釋氏謂之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喀巴，布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爲張賽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

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還千六百餘里，發爲齊齊克克里克嶺，喀什塔什嶺，又西爲和什庫珠克嶺，而北折爲吉布察克山，又折而東，爲阿喇古山，復東爲喀克善山，環千八百餘里，統名蔥嶺，蔥嶺又東趨爲天山，過回疆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是爲西域之北山，蓋西域三

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朗歸山，克勒底雅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北之賈古魯克山，阿克蘇北之木索爾嶺，庫車北之汗騰格里山，哈喇沙爾北之博羅圖山，察罕通格山，裕勒都斯山，吐魯番北之

博克達山，巴里坤，補曰：即塔里木河，河東流亘西域中。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補曰：今回疆輿地，以鳥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

里，西自和什庫珠克嶺東至黨，補曰：此據置敦煌郡後言之，始則限匈奴。東則接漢，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麗塞也。補曰：河五千餘里，漢書據步測言也。

阨以玉門、陽關。後魏改龍勒爲壽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治以北爲漢敦煌縣地，縣治以南爲漢龍勒縣地，漢書地理志云：龍勒縣有玉門陽關，後魏改龍勒爲壽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壽昌西北百一十八里，是二關皆在今敦煌縣之西南，肅州志云：敦煌縣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有廢陽關

是也。玉門關，唐時移於晉昌縣，元和郡縣志：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晉昌與瓜州同治，在今安西州城西南，故高居誥使于闐記云：肅州渡金河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又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部鄉河，出陽關，二關設古關本作陽關，今據宋本改。

則限以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補曰：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香之欲反。補曰：日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即蔥嶺之一山，山上悉生野蔥。

準爾羌和闐、境南諸山、自和闐南復東出、經羅布淖爾南、又東經安西州南、又東經青海、甘州、涼州、隴州、南、又東經渭水之南、爲武功、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爲終南山、言西城南山至此而終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乙、又引福地記曰、終南太乙山、在長安西南五十里金城郡、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窳同音、徒賢反、又漢書地理志、昭帝始元六年置、今甘肅蘭州府西界、徒見反、補曰、後書作于窳、顏君故

據以生義、河有兩原者、特據兩地言之、其實河有三源也、河出蔥嶺者二、一曰蔥嶺南河、其河東源爲聽雜阿布河、西源爲澤普勒善河、合爲葉爾羌河、一曰蔥嶺北河、其河西源爲雅瑪雅爾河、東源爲烏蘭烏蘇河、合爲喀什噶爾河、河出于闐者一、于闐、即今和闐、其河東源爲玉龍哈什河、西源爲哈喇哈什河、合流爲和闐河、**于闐在南山下**、補曰、南山者、今諺呼密克馬克曲底雪山、在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十里、水經注謂之仇摩置、其南通衛藏、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

補曰、和闐河二源、自南山出、東北流、玉龍哈什河、經額里齊城東、哈喇哈什河、經額里齊城西、又各北流、三百餘里、而合爲和闐河、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集之地、蔥嶺北河、蔥嶺南河、皆自西來會、**東注蒲昌海**、補曰、和闐河既合、經阿克蘇城南、有阿克蘇河、自北來會、乃合而東流、是爲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有博斯騰淖爾水、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淖爾、即蒲昌海也、自和闐河、蔥嶺河、合流之地、至蒲昌海、千四百餘里、**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補曰、水經注曰、河水又東注於湖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滂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澤、行人所經、畜產皆布匹、臥之掘發、其下大鹽、方如瓦

枕、以次相累、霧起云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西接滂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史記索隱曰、鹽澤、鹽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湖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牢關、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曰、湖澤、在昆侖山下、今回部語謂之羅布、**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補曰、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白色爾騰海西北、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按水經注云、東望湖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池、池、東去玉

門關千三百里是漢書傳寫奪千字王懷祖先生曰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即千三百餘里之誤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

廣袤三百里

師古曰表長也晉及補曰尙書正義引此傳文作廣

袤三四百里郭璞山海經注同今測涼爾東西二百餘里北有圓池三南有方塘池四懷祖先生曰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何豈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並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

減補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其水停冬夏不增減水經注曰其水激停冬夏不減初學記引此傳作其水停冬夏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文有亭字無停字

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爲中國河云

補曰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餘里至今敦煌縣西南六百餘里之巴顏哈喇山麓伏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巔上壁皆黃赤色蒙古語謂石爲齊老謂北極星爲噶達素謂黃金爲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

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數爲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爲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東南流百三十里瀉爲札凌淖爾又出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瀉爲鄂凌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即大積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今在西寧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即禹貢導河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不了獨此傳綜括詳盡蓋孟堅迎北單于親至私渠海定遠道長西域本其家乘以爲國史故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節惟謂重源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說而後借異議有指河州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轉以班君所言積石爲案又謂孟堅載張蹇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纏悠之論不足依據唐辨機西域記云阿那婆答多池北面頗賦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孟堅之說也

自玉

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

補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徑罽賓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

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噶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延漚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與此兩道異者漢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北爲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隋之南道今不置詳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調者由之隋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犁者由之後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按至鄯善至車師特入西域者經行之處漢書所不數其餘二道皆經莎車即漢之南道是言四出者實惟一道而已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

南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沙車爲南道。

師古曰波河謂河也鄯善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補曰南山北者密爾尙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

塞傳並南山謂此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並勃海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波傍也音波段先生以波爲波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泝河山顏君彼注云泝逆流而上則此云循河者亦沿泝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泝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之南岸以達葉爾羌城後漢紀作波則謂波意嶺南河義亦通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氏音支補曰山海經作月支支氏通南踰蔥嶺則闕賓

自車師前王廷隨

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

補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之南也波河西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爾葛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境按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

蘇言爲塔里木河以注蒲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只一大河水經注以爲南河北河各自注海則中央有二河據此傳文足明其誤

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

奄蔡焉耆

補曰大宛唐居亦可從南道康居之境南北長卑闐城近北出北道蘇離奧鞅諸城極南則從南道故康居國言南道八國也陳湯傳云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是大宛亦從南道之證奄蔡通鑑注引杜佑曰奄蔡後爲肅特國焉耆在西北東不得

傲於奄蔡之下者字衍文流俗因焉字妄增恆祖先生曰景祐本無焉字通鑑與景祐本同則

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

北宋本尙未誤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焉耆下皆有焉字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

關帝牧移徙也善音直略反補曰大率者不盡之詞以有休循捐毒

諸塞種故不盡爲土著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著相附者也聽略反

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補曰有城郭故謂之城郭匈奴傳注城郭謂諸國爲城居者今天山南回部

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落遊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故謂舊時見下文顏君注匈奴西邊日逐王

置左右賢王左右各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無日逐王之名至狐與姑單于始以左

賢王子先賢揮爲日逐王蓋置在太始時此傳本孝武時言當云右谷蠡或右大將也西邊者匈奴有部界西域

西域補曰匈奴左右大都尉在二十四長之列二十四長又各置相都尉通鑑注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禮記樂記注領猶治理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問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師古曰錯雜也補曰匈奴傳武王伐

紂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後二百餘年周遺衰穆王伐狄戎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

故與申后有隙申侯怒而與狄戎共攻幽王於驪山之下遂取周地幽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涇渭水名漢志安定恆陽下云

開頭山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隴西首陽下云禹貢烏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

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平涼府西南開頭山在府西百四十里陽陵故城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過郡三安定

漢書西域傳補註

卷上

扶風、郿、郿也。首陽，即今渭源縣鳳山，在縣西二十里。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北五十里。過郡四：隴西、天水、扶風、京兆也。今涇水自甘肅平涼府西開頭山之涇谷東流，徑平涼府城北，又東經涇州城北，又經陝西之長武、郿州，東南經淳化、永壽、醴泉、咸陽、涇陽、高陵，而入渭。渭水自甘肅開州府渭源縣鳳山東流，經鞏昌府北寧遠、伏羌、通渭、秦州、清水，又經陝西之隴州、寶雞、岐山、扶風、郿縣、乾州、武功，暨陝西平、郿縣、咸陽、西安府北臨潼、高陵、華州、華陰，而入大河。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邠州地。渭水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邠州地。在周時爲西戎、白翟、義渠所居。

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

師古曰：爲中國之境界也。補曰：通鑑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遼

遼而北。史記正義曰：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爲北界。或秋汪校本作夷狄。

然西不過臨洮。

師古曰：洮，音土高反。補曰：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故城在今臨洮府西南二百二十里。史記秦始皇本紀：西至臨洮，羌中正義引括地志：臨

洮，即今洮州，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從臨洮西南方州扶松府以西，蓋古諸羌地。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

補曰：渭以征伐爲事。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補曰：史記

大宛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師古曰：居，音餘。補曰：匈奴傳：元狩二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得休屠

王祭天金人，其秋，單于怒，是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是邪王、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是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按霍去病傳：以此爲元狩三年事。去病於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則去病傳是渾邪、匈奴傳功臣表皆作是邪、顏君去病傳。遂空其地。補曰：史記大宛傳：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令，音鈴。補曰：地理志：令居在金城郡。孟康注：令，音連。按

鈴，雙聲字。匈奴傳：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水經注：遼水逕九吾縣北，爲鄒伯津，與澗水合。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

初置酒泉郡。

補曰：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

肅州

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

師古曰：敦，音徒門反。補曰：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

泉置，應劭注：敦，大也，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背掖，以威羌狄。

列四郡，據兩關焉。

補曰：陽關在南，玉門在北。大率由南北道者分由之，傳言出陽關自近者始曰懸羌，懸羌在南道也。武帝

時，圍車師，田玉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通玉門。李廣利傳：伐大宛，天子使使遮玉門，車師大宛在北道也。而去胡來王亦守玉門關。傳又言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蘇善是兩關仍得相通。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

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

補曰：貳師破大宛，在太初三年。至天漢二年，渠黎六國使使來獻，是因伐宛而震懼。李廣利傳：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

漢使西域者益得職。

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補曰：通鑑作漢使入西域者，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懷祖先生曰：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空，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寃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鯨鯢，孤獨高年，毋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曰：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

補曰：今自哈喇淖爾至羅布淖爾有二道，一由哈喇淖爾北，一

由哈喇淖爾南，皆經羅布淖爾南，至塔里木河之南岸巴罕噶順，凡千八百餘里。地皆沙漠，亭謂如下傳至校尉府會諸亭之亭，非秦法十里一亭也。

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

補曰：此據昭帝時言之。輪臺，史記作

命頭，錢氏大昕曰：臺，頭聲相近。顏君李廣利傳注：輪臺，國名。渠犂，武帝紀臣瓚注：西域胡國名。在西城小國，漢滅之，以置田卒，渠犂田士千五百人，今分田輪臺，故各數百人。

置使者校尉領護。

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補曰：西域屯田

之官，皆為校尉。此秩尊，加使者以別之，亦稱使者。史記置使者護田積粟是也。鄭吉以後，改為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而其副猶稱副校尉。後書云：武帝置校尉領護西域，宣帝改曰都護，即謂此使者校尉也。通鑑注引此注，替田作屯田。

以給使外

國者。

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補曰：據博，有樓蘭負水擔糶，送迎漢使。又曰：騎畜負糧，須諸國粟食。又曰：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隨家廳食。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不得食。皆漢使因糧外國之證。所以右畜糶之勞，費得積穀以威西國也。使外國者，通考

引作外國使者，或西域貢獻

至宣帝時遣衛司馬

補曰：百官公卿表：衛尉屬有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顏君元帝紀注云：衛司馬，即衛尉八屯之衛司馬。鄭吉傳：以待郎遷衛司馬。

使護鄯

善以西數國

補曰：鄭吉傳：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及破姑師，未盡殄。

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曰：史記正義：姑師，國名。張璠集解引徐廣注曰：姑師，即車師。錢氏大昕曰：車姑，聲相近。宣帝紀：神爵二年秋，使都護西域

時都尉鄭

吉破車師，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

補曰：山，天山也。今博羅關山，姑師地。正今吐魯番。及奇臺縣、阜康縣，分姑師為車師前後國。且彌、東、西國，阜陸前後國。蒲類前後國，共八國。後書：以前後部及東

且彌、卑陸、蒲類、穆支為車師六國，不數西

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

補曰：史記：樂毅傳：并護趙、楚、韓、魏之兵，以伐

齊，索隱：護，謂總領之也。匈奴傳：單于病歎

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

補曰：匈奴傳：神爵二年，掘術引驃單于初立，因惡日逐王先賢，彈素與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

歸漢，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

補曰：鄭吉傳：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彈素與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

歸漢，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

補曰：鄭吉傳：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彈素與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

歸德侯。宣帝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折衝外域，宣明威信，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功臣表作安遠侯，誤。是歲，神爵

三年也。補曰：按功臣表，鄭吉以三年四月壬戌封先賢禪以三年四月戊戌封，而宣帝紀言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賢禪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蓋迎日逐破車師爲二年事，封侯爲三年事，紀特終言之，當以此傳爲正。乃因使吉并護北道。

補曰：御覽引會稽典錄云：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鎮西域，日逐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

總護南北之道。補曰：顏君卿傳注：都，猶大也。總也。揚雄言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謂置都護於城郭國也。按鄭吉既破車師，即并護北道，故封侯之詔已稱都護，是都護之置在二年秋。百官表作地節二年初置，誤以神爵爲地節，此傳作神爵三年，亦誤。僮僕

都尉由此罷。補曰：通鑑注：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咸屬於漢，故僮僕都尉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補曰：是時匈奴內亂，互單于爭立，是益弱。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

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補曰：下言披莎車，是地近莎車，故水經注以爲自輪臺徙莎車，第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屯田之事，且遠于烏曩千餘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爲車師之訛。徙田北胥鞬，即下傳別田車師，特水經注已然，是鄭氏所見漢書已

見漢書已。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補曰：左傳，披其地以寒夷庚。杜注云：披，猶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曰：即下傳三校尉。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師古曰：督察也。補曰：策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曰：謂得便宜行事。都護治烏壘

城。補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寨，及其東車爾楚軍寨，皆烏壘城地。宋祁曰：烏壘下監本有孫字，松按蓋因烏孫致誤。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曰：舉陽關以該玉門，水經注引作玉門，陽關與渠黎田

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曰：渠黎，西濱龜茲東川，東濱敦煌，溢田之河，南濱塔里木，北河北岸，故土地肥饒，自車爾楚南至河岸二百里。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補曰：師古傳，中西城而立，莫府治烏

蠡城。顏君注：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後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戊己三校尉，據傳序言：校尉有二人，據表

言：校尉似祇一人，獨檢前書，如徐普、刁護、郭欽，皆稱戊己，無言戊校尉己校尉者。獨烏孫傳有己校，吳氏仁傑謂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尉則兼戊己爲稱。吳氏又言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己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各以校兵爲名，顏君於表下注云：有戊校尉己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顏君說有二義：一說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三省以爲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君前說爲是。吳氏

仁傑又引馬融傳注，謂戊己居中爲中堅，二校之說，取其居屯田之中，又引王氏彥賓說：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爲名。松按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非無常治者。顏君前說亦不爲得。唯漢官儀服勝之說爲近。蓋屯田校尉，所以據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爲

金，匈奴在北爲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屯田車師前王廷。補曰：後王延近匈奴，故不可田。考漢時屯田當在渠犂，昭帝時分置輪臺。宣帝時別田車師，皆不久即罷。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廷，方置渠犂之屯，故陳湯傳言發車師戊己校尉屯

田吏士，不。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補曰：匈奴傳：擊匈奴蒲類澤，得單于使者蒲陰王，蒲陰謂在蒲類之陰，即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功

言渠犂。臣表：蓋。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訶離地以處之。補曰：蒲類王舊在車師後國，今移於西，蓋界爲都護，得兼護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

未侯。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郅支單于，皆遣子入侍，事在甘露元年。帝紀作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入侍。

耳。補曰：漢吳仲山碑，出入放詳，亦借詳爲理。

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

出陽關自近者始。

補曰傳敘諸國以南道始北道終自鄯善至烏弋山離南道也。以次而西南其道經蔥嶺東南以至嶺之西南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東入蔥嶺經嶺中休循捐毒二國步車傍蔥嶺西山之東不當烏弋

山離道故下蔥嶺經其國自南道北行至北道得疏勒。以次東北至焉耆焉耆之北即天山車師地於此終焉。

曰**婁光**。

孟康曰婁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補曰御覽引說文曰光西婁光戎牧羊人从人牧羊孟以兒音兒見婁雙解也。顧君音用森林說見趙

充國傳注婁光或單音婁充國傳奉世將姁月氏兵四千人論衡方今哀牢鄯善婁附歸德。

婁光國王號去胡來王。

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補曰顧君何奴傳注云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

去陽關千

八百里。

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婁光爲最近鄯善爲西域門戶烏壘爲建治之所縣度爲極險之地五翎侯五小王所處不一皆特言陽關記其道里其餘往來孔道爾爾得通故所不言按宋祁校言越本八作六今校以樓蘭去陽關長安里數作八者是。

去長安六千三百里。

補曰長安漢京兆尹縣今西安府長安咸寧兩縣地傳特於婁光樓蘭兩國標去陽關去長安知陽關之去長安四千五百里。

辟在西南不當孔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

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補曰趙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蓋與婁光雜處者孔道張奐傳作空道顧君注鑿空云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故西域傳謂之孔道懷祖先生曰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元美次五曰孔道爽如蹊路微如說文云孔通也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

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

補曰勝音升通鑑注曰勝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

而戰也傳惟弱賓安息烏弋山離三國不言戶口兵數。

西與且末接。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補曰舊唐書吐谷渾傳作且沫傳或言接或言通或言壓接于闐言北與姑墨接而姑墨言南至于闐龜茲言西與姑墨接而姑墨言東通龜茲是因地爲文非有

隨畜逐水草不田作。

補曰後漢書西羌傳南接蜀漢徵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

仰鄯善且末穀。

師古曰緝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善亦仰穀旁國此蓋

由鄯善以

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

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拍。髀，音俾。又音陟。補曰：御覽引自作兵，甲有弓、矛、服刀、劍、汪校本弓下無矛字，釋名曰：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

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補曰：眩光種與西域別，班固不立西羌傳，故因西域道里所經併言之。

鄯善國，本名樓蘭。

補曰：水經注：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故彼俗謂是海為牢蘭海，蓋海因國得名。半樓一聲之轉，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樓蘭、烏孫，是未改國名之證。

王治扞泥城。

師古曰：扞，音一胡反。補曰：御覽注云：扞，音

烏，汪校本泥，作尼。按水經注：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為新城也。魏書曰：所都城方一里。

去陽關千六百里。

補曰：魏書：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

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補曰：傳凡言去長安

者四十九，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

補曰：西域置輔國侯者二十二國，凡二十三人。

鄯胡侯。

師古曰：鄯，音邱略反，其字

從，下音節。下皆類此。補曰：凡言鄯胡擊胡者，皆近匈奴之國，焉耆與鄯善有鄯胡侯，疏勒、龜茲有擊胡侯，龜茲有鄯胡都尉，鄯胡君危須，焉耆有擊胡都尉，危須又有擊胡君。

鄯善都尉。

補曰：西域置都尉者三十一國，惟此與精絕、絜國名為官，擊

車師都尉。

補曰：西域凡置二人，一在龜茲。

左右且渠。

補曰：此因匈奴官名，類若匈奴傳注，且音子餘，反分左右為二人。

擊車師君。

補曰：西域凡置二人，一在焉耆，蓋鄯善、龜茲，焉耆皆近車師。

各一人，譯

長二人。

補曰：西域凡置三十九人，猶今之通事。凡譯長二人者，蓋亦分左右，按諸國官皆用其國人為之，而佩漢印綬，猶今之回部。伯克第官制，亦非定於一時，鄯善之名，定於元鳳間，其前不得有鄯善都尉，車師破於宣帝時，其後不得有擊車師之稱。

西

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

補曰：即烏曷城也。凡傳言去都護治者五十一國。

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

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曰：下山國，南與焉耆且

末接是在鄯善西北。按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傳每墨字顏君因爲山居之說非也。

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

補曰其地相接故漢每使樓蘭擊車師。

地沙鹵少田。

補曰佛國記鄯善國其地

時嘔。

寄田仰殺旁國。

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釋旁國之殺也。仰音牛向反。補曰蓋寄田且未。

國出玉。

補曰今未聞。

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

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

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昔丑成反。補曰此數種徧西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爲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其性大寒。治口齒。可已馬疾。白草顏君說是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爲簪。宋邵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汪校本銀下無也字。今字。

民隨畜牧逐水草。

補曰魏書曰地多沙鹵少水草。

有驢馬多麋它。

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補曰一切經音義。室託。又作駝。同他各反。又音託。知水泉所出。御覽引它作佗。

能作兵與媧羌

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

補曰張騫傳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

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犍出後邛出僂皆各行一二千里。

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補曰史記

大宛傳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珍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張騫傳漢使數百人爲輩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

樓蘭姑師當道苦之。

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補曰通鑑注漢田西域有兩道。

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

攻劫漢使王恢等。

補曰按大宛傳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擊漢使王恢等尤甚。是攻劫之端起於漢使外國因以發難。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恢亦作怪。

又

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

補曰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按百官公卿表張騫拜大行令在元鼎二年史記以西域匈奴攻漢使在張騫尊貴之後蓋元鼎三年至元封初事

漢使多言

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

補曰如張騫傳言諸管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之類

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

師古曰屬國謂

諸外國屬漢也補曰元狩二年置五屬國以處昆邪休屠降衆

及郡兵數萬擊姑師

補曰大宛傳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按功臣表從票侯趙破奴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趙破奴傳亦云封浞野侯在爲匈奴將軍後一歲是

先於元封二年將屬國騎及郡兵擊胡三年乃擊姑師

王恢數爲樓蘭所苦

補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恢爲中郎將

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

奴與輕騎七百人

補曰大宛傳作七百餘

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

補曰按功臣表王恢以捕得車師王恢是樓蘭姑師二王皆被虜

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

宛之屬

師古曰暴謂顯揚也補曰史記暴作舉動作困按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與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困之漢書義長

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

蘇林曰浩音昊補曰浞野侯封於元封三年浩侯封

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

補曰史記作酒泉列亭障至玉門言自酒泉郡列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亭障者猶邊道有密艾亭障重有昆命障之類

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

發兵擊之

補曰匈奴傳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考之武帝紀及郭昌附傳事當在元封四年

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武帝

軍擊大宛

補曰武帝紀太初元年秋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匈奴欲遮之

補曰太初元年李廣利引兵至郁成即還元年匈奴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未必欲遮漢使且廣利士財數千皆獲羅不得言兵盛

按廣利傳。廣利引還。往來二歲。歲餘出敦煌。蓋再出兵。在太初三年。匈奴傳云。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三千石而去。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單于欲遣之不敢。即三年秋也。貳師兵盛

不敢當。補曰。李廣利傳。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西。驪。塞。以萬數。畜糧兵弩甚設。五十餘校尉。是兵盛也。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曰。因樓蘭者使漢

不覺。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補曰。任文。見匈奴傳。是年擊右賢王。救酒泉。張掖者。爲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補曰。距。拒也。說文無拒字。依許義。距當作距。捕得生

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補曰。太初二年。漢以貳師將軍伐大宛。使李陵將五校兵隨。後見李廣傳。任文之後距。蓋亦隨貳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將詣闕簿責王。

師古曰。以文簿一一責之。簿。音步戶反。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

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爲直。亦因使候伺匈奴。補曰。通鑑何作司。注云。可讀曰何。汪校本作司。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補曰。樓蘭既廢

復歸國。自元封三年。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補曰。三輔黃圖。蠶室。行腐刑之所也。類書蠶室注。見張安世傳注。故

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補曰。即傳所謂後王。水經注以爲傳介子刺殺樓蘭王。更立後王。誤。漢復責

其質子。補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傳介子傳作前太子質在漢者。是皆漢者。即尉屠者。亦遣一子質匈奴。補曰。即安歸也。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

得立爲王。

師古曰：匈奴在漢前開樓蘭王死，故即遣賈子還也。

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

補曰：樓蘭用匈奴俗，謂

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

補曰：據此，則安歸尉屠者於後王爲昆弟，故水經注亦稱尉屠者爲前王質子。

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

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

補曰：史記索隱引樂彥曰：垂，邊也。

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

補曰：匈奴傳注：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

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埽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常主發導。

補曰：大宛傳爲發導，譯扶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

負水儻糧，送迎漢使。

補曰：

今經沙漠者，皆預備糧水，奉昭齊語。

注：背曰負，肩曰擔，送迎，汪校作迎送。

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

師古曰：艾，讀曰艾。補曰：淮陽靈王欲傳懲艾，霍氏、甄君注：艾，創也。匈奴傳：匈奴亦創艾。

爲匈奴反間。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補曰：安歸，故匈奴所立。

數遮殺漢使。

補曰：按傳介子傳：樓蘭王殺漢使者，衛司馬安樂光、大夫忠期、門郎遂成三輩。

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

補曰：

匈奴謂賢曰屠者，蓋以匈奴語爲名，久在漢，故曰降。

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

補曰：傅介子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

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平樂監功臣表作平樂監張安世傳，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蓋平樂觀也。

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

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

補曰：傅介子傳：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

王。王食漢物。

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

補曰：傳介子傳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

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

補曰：傳介子傳。

刃交劍。

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論，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

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

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補曰：傳介子傳兩見。皆作安歸。或因固有安歸。嘗爲匈奴間候之語。連文致誤。

馳

傳詣闕。

師古曰：傳，音張。懸反。補曰：漢官儀，奉覆書使者乘驢傳。其驢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

縣首北闕下。

補曰：北闕，未央宮之北門。在北河馬門之北。長安志引顏君注曰：未央雖南極，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是則以北闕

爲正門。又引關中記曰：未央宮北有元武闕，所謂北闕。按蘇武傳：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匈奴傳：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而陳湯傳言斬郅支首懸頭塞街，變夷邸闕。三輔黃圖以變夷邸在長安城內，或塞街即北闕下之街。

封介子爲義陽

侯。補曰：功臣表，以元鳳四年七月己巳封。

乃立尉屠者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

補曰：說文：鄯善，西胡國也。段氏曰：此時初製鄯字。

爲刻印章。

補曰：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印，篆文。

曰章。此蓋龍異之比于單于。

賜以宮女爲夫人。

補曰：漢舊儀：宮人擇宮婢年八歲以上侍皇后，以下年三十五出嫁。

備車騎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曰：李善二京賦注引張揖云：輜重，有衣車也。段氏云：說文意以前

有衣爲耕車。後有衣爲輜車。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補曰：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其外部郭有都門，有轅門。門外有橫橋。古韻：橫光同部。水經注：隄水逕橫城。顏氏曰：世謂之光

城。蓋光橫聲相近。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軍百官。無將軍字。越本作丞相將軍軍百官。今汪校同淳化本。

祖而遣之。

師古曰：爲設祖道之禮也。補曰：顏君劉屈氂傳注：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

王自請

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

補曰。通考引殺作拒。

國中有伊循城。

補曰。馮奉世傳使大宛。經鄯善伊循城。按淮南假真訓。處士修

其遺。御覽引修作循。後書獻帝紀。吳修袁紹傳。作吳循。循修雙聲字。水經注。河水逕伊循城北。又東注澤。澤在扞泥城。是伊循在樓蘭國西界。

其地肥美。

補曰。伊循城為注賓河所經。故地肥美。

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

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

補曰。蓋亦八屯之司馬。

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補曰。水經注云。敦煌索勒。字彥義。有

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賓河。河斷之日。水盡。勢激。波凌。冒。礙。勳。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勳躬蒞祀。水猶未減。乃列陣。披杖。鼓譟。譟。且刺

且射。大戰三日。水乃涸。滅。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是伊循屯田之事也。

其後更置都尉。

補曰。都尉秩尊於司馬。此漢官與鄯善都尉異。

伊循官置始此矣。

補曰。水經注言鄯善國治伊循

城。蓋以地肥美。徙都之。

鄯善當漢道衝。

補曰。說文作衝。通道也。

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

補曰。且末以西。入今和闐境。

皆種五穀。土地草

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

補曰。按水經注。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且末河蓋今之克勒低雅河。是且末在今和闐東境。

去長

安六千八百二十里。

補曰。且末至鄯善七百二十里。鄯善至長安六千一百里。故且末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其去陽關當二千三百二十里。

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

三百二十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輔國侯、左右將、

補曰西域置左右將者十九國凡四十人。

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

里。北接尉犁。

補曰且末北界且末河蓋與尉犁以河爲界尉犁云南接鄯善且末是尉犁在且末東北界。

南至小宛可三日行。

補曰顏君張鑿傳注云不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按傳有言馬行若干日者此當

爲步行。據小宛去長安里數則且末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行可三日也。

有蒲陶諸果。

補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西域出蒲萄、荊州出等蔗。

西通精絕二千里。

補曰俗本作三千今從宋本改。按下精絕國言去長

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則且末通精絕正二千里也。魏書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鳴而乘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斃。掩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殆是即通精絕之路也。

小宛國王治扞零城。

師古曰扞音烏。

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二千七百一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補曰

尤小子且末。

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

補曰西域置左右都尉者十九國凡四十人。

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

補曰以在且末南故遠三百里。

與婁羌接。辟南不常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補曰或慮于闐、蘇兜、三國皆云南接婁羌而此與渠勒獨言東西者蓋小宛渠勒二國所據之山谷近於南其實羌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四千三百二十里。

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補曰水經注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傳又言渠黎南接精絕是精絕

北境以河爲界過河

即渠黎與都護治

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陁

補曰說文陁塞也陁陁也段氏曰陁之言扼也陁俗作陁此漢書相沿用俗字又按說文陁字下云陁陁也是漢時有此語

西通扞彌

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扞音烏補曰不言東者與且末互文見義按龜茲云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黎亦曰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黎西至龜茲五百八十里是知精絕國境東西長也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

補曰去陽關當三千八百里

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傳凡無官之國十三僻遠國小故所不具

車師都尉及後城長不爲國故亦無官

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耆西與渠勒

接辟南不當道

補曰傳言不當道之國三昔與婁耆相屬

扞彌國

補曰史記作扞彌索隱曰扞彌國名也按扞即扞字之訛彌渠音同

王治扞彌城

補曰漢紀作拘彌

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

補曰扞彌至精絕四百六十里精絕至長安八千八百二

十里故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也去陽關當四千七百八十里

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輔國侯左

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

補曰西域置騎君者十一國凡二十一人

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

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婁耆接

師古曰龜音邱茲音慈正音屈支也屈音居勿反補曰與龜茲接壤故頓丹貢於龜茲

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

補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漢紀

云拘彌去于闐三百里。按後漢書永建四年于闐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是知接壤也。今名寧彌。補曰今謂孟堅作書時也。扞彌爲寧彌。亦翁樓關爲訃善今名俗本作今日。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

師古曰鞬音居言反。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四百五十里。

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

兵三百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慮西與婁光北與扞彌接。

補曰不言南者戎慮在東于闐

在西皆南接婁光。此南亦婁光可知。

于闐國。

補曰史記作于闐索隱曰實音田又音殿唐西域記作罽羅且那國注云俗謂之漢那匈奴謂之于闐諸胡謂之葷且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一切經音義梵音薩且那此譯云地乳國其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因以名焉按爲今和闐地。

王治西城。

補曰後魏書云其地方百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新唐書其居曰西山城。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補曰于闐去扞彌三百九十里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故于闐去長安九千

六百七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一百七十里。

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按新唐書言勝兵四千人蓋其時并有戎慮扞彌渠勒皮山五國地故兵強

也。輔國侯。

補曰後書西域傳有輔國侯仁。

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

補曰後魏書于闐部內有大城五又云城東有大水城西亦有大水然則于闐所治之西城爲今額里齊城其東城或玉隴哈什城歟東

西城長蓋分治之。

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

補曰後魏書東去訃善千五百里。

南與婁光接。

補曰後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二百餘里。

今之雪山，補曰：今南北二河皆運和闐北界，姑墨在北與姑墨接。北河之北也。後魏書：北去龜茲千四百里。于闐之西。補曰：水經注引作以西。水皆西流。補曰：西域記言：觀貨

西三千餘里，東扼蔥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窺大河中境，西流，按大雪山在于闐南山之南，又東扼蔥嶺，是觀貨彌地在蔥嶺西南，縛窺在其中境，正當蔥嶺西矣。注西海。補曰：水經注引作注于西海，鄒氏言其水至安息注雷澤海。其

東水東流。補曰：後魏書：于闐城東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按此二水即于闐河，合以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補曰：水經注引涼土

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蓋蔥嶺注于闐西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補曰：後魏書言：城東三十里有百拔河，出玉石，又曰：山多美玉。唐西域記言：產白玉、紫玉，今和闐采玉皆于水，所采皆璞，顏君前說是注

中玉石二字。據宋本增。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補曰：唐西域記：祈句迦國東八百餘里，爲于闐，後魏書：蒲山國在于闐南，疑南爲西之訛。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補曰：後魏書：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是皮山城，亦曰皮城。去長安萬五十里。補曰：于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皮山去于闐三百八十里，故去長安一萬零五十里也。去陽關當五

千五百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秬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秬，音鴉擊。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秬，音直加反，急音之。聲如鴉擊耳，非正音也。補曰：顏君讀烏爲鴉，鴉與鴉擊聲字。按皮山去都

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烏秬去都護四千八百九十二里，是烏秬遠于皮山僅六百里，此言兩國相去千三百四十里，疑有誤。南與天篤接。補曰：張騫傳：吾買人往市之身毒國，注引鄧展曰：毒，音

又作天竺一切經音義云。天竺今作篤。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賢聖相繼開悟。羣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後書云。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鬱起國。皆身毒之地。

北至姑墨千

四百五十里。

補曰。水經注。河水自蒲黎國東逕皮山國北。亦與姑墨以河分界也。

西南常鬪賓。烏弋山離道。

補曰。後魏書。蒲山國西南三里有凍波山。按子合云。東接皮山。西接烏耗。鬪賓云。東至烏耗。西南

接烏弋山離。是由皮山至鬪賓。必先經子合與烏耗。不言者略也。

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補曰。子合云。北接莎車。子合在皮山之西。故皮山西北通莎車。

烏耗國王治烏耗城。

補曰。後魏書。據於摩國。故烏耗國。其王居烏耗城。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皮山之去長安。已萬五十里。烏耗遠於皮山。不容去長安反近。疑有誤。

戶四

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

蒲犁。補曰。蒲犁云。南接子合。是蒲犁又在子合北。

西與難兜接。

補曰。縣度亦在國西。或與難兜爲界歟。

山居田石間。

補曰。水經注。作伽子石壁間。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堆阜高下。沙石澆漫。寒風凜烈。雖

植麥豆。少樹林。乏花果。

有白草。

補曰。後書云。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傳箭鐵所中。卽死。按此非都善之白草。故別言之。

累石爲室。民接手飲。

師古曰。自高山下豁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蟻之爲。

出小

步馬。

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言其能隄足。卽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補曰。依顏君所說。今俗謂之碎走。但馬之能步能隄。各各不同。豈一國所出。盡能如一。按唐西域記。言此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則孟氏之說

不爲非也。

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

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補曰。水經注引郭義恭曰。烏耗之西。有縣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

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

補曰：陽關之與都護，相去二千餘里，而此縣度去陽關都護道里差相似者。蓋縣度與陽關皆偏南，故雖遠而路徑直也。去長安當一萬三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補曰：據此文，是烏秣城至縣度山一百二十八里。

縣度者，石山也。補曰：石山，通典引作名山。谿谷不通。補曰：谿谷，御覽引作谷。以繩索相引而度云。補曰：郭義恭言縣度之國，蓋後人因山爲國耳。

西夜國。補曰：後書云：西夜，一名漂沙，後魏書：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元和姓纂：悉君，古西域國人，是西夜又作西掖。王號子合王。補曰：范史說漢書誤以西夜子合爲一國，然考之傳文，依耐、無雷、烏秣、子合不言西夜，莎車言西夜不

言子合，此傳亦明言西夜與胡英，復別言子合出玉石，截然爲二國。惟蒲黎下兼言至夜子合，而水經注所引之古本，仍無西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言二國者，如烏弋山離云與犁軒條支接尉犁山國云與壽善，且未接，豈得以文義相屬，遂指爲一國乎？此傳所言地理，證以他書，皆是子合之事。蓋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戶口兵數及四至之文，傳本奪漏，因以號子與子合牽連爲一。范氏之論，爲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治呼噠，是號子者，其王之稱。徐氏管城碩記云：西夜國王號爲子合王，治呼噠谷爲句，是猶未考後魏書也。

治呼噠谷。師古曰：噠，音銀言反。補曰：後書：噠，佛國記自子合南行四日，入蔥嶺山，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北三百里，是呼噠爲蔥嶺中谷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七百五十里。戶三

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補曰：佛國記：法顯自于闐行二十五日，到子合國，蓋于闐西通

皮山，由皮山以達子合。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補曰：後魏書：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西與蒲黎接。補曰：蒲黎，曹南接子合，則此爲西北也。蒲黎及依耐，無雷國。師

曰：耐，音皆西夜類也。補曰：五國同類，故壤相接。西夜與胡異。補曰：臣瓚武帝紀注：渠黎，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爲胡，故後書渠黎傳，馬援奴代反。傳皆稱西域賈胡，說文謂之西胡，段氏曰：說文西胡凡三見，言西胡以別匈奴之

北其種類光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曰商頌羹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蓋羌與氏爲一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補曰特言之以別西夜

蒲黎國王治蒲黎國補曰蓋亦蕙嶺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五百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補曰

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補曰蒲黎由莎車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三百一十二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曰子合云西

車此云東至莎車蓋東北也五當作七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補曰疏勒在莎車北蒲黎在莎車西故得北至疏勒水經注河水自依耐東流逕蒲黎國北爲蕙嶺北河南與西夜子合接補曰水經注引

無西夜二字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曰蒲黎在無雷東北西下當塞南字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補曰蓋越依耐以耕種俗與子合同補曰上言蒲黎類西

夜此言種俗同子合互文見義

依耐國王治補曰懷祖先生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不言者闕文也下文雜兜國王治同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

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補曰依耐由蒲黎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五百餘里至莎車五百

四十里補曰依耐北接疏勒莎車西接疏勒是莎車在依耐東北故蒙上爲文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曰依耐南接子合子合西南接烏托西接雜兜雜兜西至無雷是無雷在依耐西南傳文奪之無雷距蒲黎五百四十里依

南在二國適中，里數疑有誤。

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

補曰：水經注：河水自無雷東流，逕依耐國北，是與疏勒以河爲界。

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

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

少穀，寄

田疏勒、莎車。

補曰：東北二境與二國接壤，故得寄田。

無雷國王治盧城。

補曰：懷祖先生曰：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樓絕國王治樓絕城也。隸書盧字作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訛作盧，又脫無字耳。御覽引此，正作無雷城。

去長安九千九

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四百五十里。

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

補曰：無雷山依

耐、蒲黎、至都護治，當作二千八百五十二里。

南至蒲黎五百四十里。

補曰：無雷之東爲蘇兜，蘇兜之東爲烏秣，烏秣之北爲蒲黎，則蒲黎在無雷東北，當蒙上東北爲文，南字衍也。

南與烏秣

補曰：烏秣，蓋與婁光犬

牙相錯，故得越蘇兜而接無雷。

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補曰：捐毒，在蔥嶺東，爲今布魯特地，身毒在南山南，爲五印度地。二國絕遠，觀君比而同之，斯爲誤矣。水經注亦誤以爲

毒爲捐毒。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補曰：不言寄田者，去莎車疏勒遠。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

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東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

補曰：水經注引作三百四十里。

南與婁光

補曰

注校引劉奉世以爲罽荒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在都護東而渠勒于闐勝兜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罽荒相接必誤按通典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罽荒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蔥荒荒曰馬荒黃牛荒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蓋同爲荒種故傳以罽荒目之劉氏以爲誤非也

北與休循補曰水經注言河水自休循又經蘇兜國北是休循在蘇兜東北西與大月氏接補曰蘇兜西至無雷而二國皆西接大月氏是無雷之北有大月氏

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補曰有金故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半披罽國是罽賓補羅國無大君長皆役屬迦濕彌羅國

罽賓國補曰隋書漕國在蔥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舊唐書作在蔥嶺南按當以南爲是王治循鮮城補曰後魏書罽賓國都善見城隋書曰都城方四里循鮮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曰去陽關當七千七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補曰隋書云勝兵者萬餘人大國也補曰唐西域記迦濕彌羅國周

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補曰烏秣在蘇兜東蘇兜言東北而烏秣反言東者無甯言南接烏秣蓋蘇兜之南有烏秣地正在

罽賓補曰水經注河水自蘇東境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補曰又西運罽賓國北西北與大月氏補曰與大月氏中隔雪山西南與烏弋山離接補曰後魏書罽賓居

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爲之君也塞音先得反補曰塞王大夏之王也按史記大夏在大宛西

南二千餘里則罽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補曰顏君張塞傳注塞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摩相近本一姓按梁荀濟論佛教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

世居敦煌，為月氏追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賈豆、身毒、大毒，仍訛轉以索種為釋種。其說與類君別。然考牟子書言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殺對曰：「臣聞天竺有道士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于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是釋氏之法。實出于大月氏。大月氏國，即塞王故地也。元和姓纂亦云：塞姓，大竺胡人之釋後，即釋種也。

塞種也。屬賓地，平溫和，有目宿。補曰：史記大宛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按今中國有之，惟西域紫花為異。雜草奇木。補曰：隋書：漕國出安息、青木、等香、石密、半密、黑鹽、阿魏藥、白附子，一切經音義云：鬱

金出關。檀、檉、梓、竹、漆。師古曰：檉，音柳，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補曰：顏君以雅訓為說，按廣韻：檉，下引山海經云：「中曲山有木，如棠而圓，葉亦實如木瓜，食之多力，則檉別是一木，惟玉篇云：檉，槐別名，後魏書載此文，即作檉，槐是顏君所本。

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澤。補曰：都城西臨信，廣大河，故下澤。生稻。補曰：顏君食貨傳注：五穀，謂黍、稷、麻、麥、豆，是五穀不數稻，故別言之。冬食生菜。補曰：舊唐書：其地暑濕，草

木凌寒不死。其民巧，雕文刻鏤。補曰：屬賓今復都斯，坦其地隸玉，有鬼工。治宮室。補曰：隋書：蔥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織罽。補曰：一切經音義引字

引通俗文：織文曰罽。邪交曰氍。按說文：罽，魚罔也。繩，西胡氍布也。則罽當作繩。廣韻亦云：繩，氍類。織毛為之。

治宮室。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補曰：水經注：屬賓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而說。刺文繡，好治食。補曰：懷祖先生曰：治食二字，義無所取。漢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宛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

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補曰：通雅云：錢面繡幕，謂背也。故扁鵲傳：瓜蒞謂接背穴。出封

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

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鬪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沐猴，即獼猴也。補曰：按書西域傳，封牛一切經音義引作禁，又云：周成戴字作禁，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小，膊上有鬣。

王氏廣雅疏證云：獼猴，亦轉爲母猴。段文曰：爲母猴也。又轉爲沐猴。孔雀，御覽引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上孔雀尾萬枝，文采五色，鬪賓近于闐，故亦有之。今回疆有孔雀。

珠璣、珊瑚、虎魄、壁流離。

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

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音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驗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泄而爲之，尤虛醜不貞實，非眞物。補曰：說文：璣，珠之不圓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璣，小珠也。廣雅云：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壁流離，梵書作吠瑠璃，一切經音義：萬言轉，閩利夜，亦言轉頭梨，或云吐瑠璃，亦作轉瑠璃，皆梵音訛轉。從山爲名，轉頭梨山出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烟焰所能銷鑄，唯有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爲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瑠璃，瑠石之有光者也。段氏謂瑠璃，即此傳之壁流離。漢武梁祠堂畫及突國山碑，皆有壁流離。今本漢書注，脫壁字，讀者誤以壁與流離爲二物矣。壁與吠音相近，又按元應所說孟氏言青色，蓋有據也。它畜

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鬪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

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補曰：據隋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土

俗輕，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

補曰：百官公卿表：關都尉，秦官，武帝初置。武帝紀：天漢二年，有關都尉張敞列傳，有杜業、辛遵、爲函關都尉，甯成、尹齊。

黃實，何恢、覆宜、應讓，爲關都尉。

王復欲害忠，忠覺之，遁與容屈王子陰末赴。

補曰：容屈王，蓋其國。小，王如康居、五王。

共合謀攻鬪賓，殺其王。

補曰：所殺者烏頭勞

之子，通鑑注，以爲殺烏頭勞，非是。

立陰末赴爲鬪賓王，授印綬。

補曰：蓋外國王，惟漢立者有印綬。

後軍候趙德使鬪賓。

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曲有軍候，比六百石，餘將軍亦有軍候，李

陳傳有軍候管敢陳湯

與陰末赴相失

師古曰相失意也

陰末赴鎖琅當德

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補曰德祖先生曰琅當上本無鎖字後人誤取注文加之古者以

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文作鎖鑰云瑣也琅當德即鐵德也故師古云琅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以鐵鎖琅當其類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類即鎖其類不得又加鎖字御覽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見本已誤白帖引作以鐵環當其類無鎖字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

補曰張蹇傳多持節簡使

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

補曰縣度在烏托國西百二十餘里副賓東至

烏托二千二百五十里則縣度在副賓東北境二千一百餘里

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

補曰通鑑繫此事於河平四年

杜欽說大

將軍王鳳

補曰杜欽傳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

曰前副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

師古曰卒終也

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

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慢

補曰文選琴賦幽憤詩注李善

兩引說文嬌嬌也段氏云古無嬌字凡云嬌即驕也

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

補曰通考引無以字懷服先

生曰爲字涉下爲字而衍 慝快其求者爲壤比

而爲窳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窳也屬香若頰反比香頰窳反補曰通考引求作欲倍本窳下有也字

今縣度之阨非副賓所能越也

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闐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

里至迦濕彌羅國即副賓也

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

師古曰鄉讀曰嚮

雖不附不能危城郭

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補曰顏君陳湯傳注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于匈奴

也。
前親逆節。補曰：謂親爲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補曰：懷祖先生曰：本作悔過來，順字與上文造字相應。今本脫之。後漢書西域傳注引作悔過來。

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補曰：所謂西域賈胡。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補曰：非奉獻之實。

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書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晉工衡反。補曰：皮山南，即天篤印度境時。

不屬。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刁斗，解在李廣傳。補曰：五更之義，顏氏家訓云：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當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綽，曰五更。李廣傳注：孟康曰：刁斗以銅作，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銷，無緣。師古曰：溫器也。銷，即銑。今俗或呼銅銑。

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贖。師古曰：稟，給也。贖，足也。食贖曰似，次下並同。國或貧小，不能食。補曰：言不能供億。或桀黠不肯給。補曰：如李廣利傳所謂當道小

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也。擁彘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餒，餓也。晉能賄反。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亦工大反。補曰：乞有乞音，與匄轉注。離一二旬，則人畜棄

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

師古曰：嘔，音一口反。補曰：謂驢畜皆病，御覽引宋齊異物志曰：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尙嘔吐。山有毒氣，病之所爲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又有三池。補曰：北史：波知國有三池，傳曰

漢書西域傳補註 卷上

大者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值風雪之困。**盤石阪**。補曰：西域記，咀又始羅國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水經注引作盤石之磴。道蹙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

補曰：唐西域記，四境負山，山極峻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臨嶧嶮不測之深**。師古曰：嶧嶮，深險之貌也。嶧，音仕，轉反。嶮，音宏。補曰：後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徒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

引。補曰：水經注引作繩橋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補曰：佛國記云：順慈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于俛，臨之日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旁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顯。

懸經過河，河兩岸相去成八十步，水經注以法顯所言，即此傳圖實境。**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糜。補曰：極言阬谷之深。人墮勢不得相收視。補曰：言彼此不得

得救。**險阻危害**。補曰：水經注引作阻險。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蠻、夷、鎮也。胡三省注通鑑引，頽君此注，而益之曰：此言禹塗也。周職方九

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爲九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

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引作之計。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補曰：

注道之通鑑注引。於是鳳白從欽言，闕賓實利賞賜買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補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曰：去關當七千七百里。陳湯傳，服虔注，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不屬都護，戶口勝

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鬲賓。

補曰。鬲賓言西南與烏弋山離接。蓋互文見義。

北與撲桃。

師古曰。撲。音布木反。補曰。布木當作普木。或撲爲撲之訛。後書。大月

氏滅漢。鬲賓悉有其地。按述有唐割反之音。與桃雙聲。則漢述疑即撲桃也。

西與犁靛條支接。

師古曰。犁靛與驪同。靛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補曰。犁靛張蹇傳作荦靛。後書作犁靛。佛國記作多摩犁靛國。史記索隱引續漢書。犁靛一名大秦水。

補注引釋氏西域記。大秦一名犁靛。後魏書作犁靛條支。史記作條支。後魏書謂之波斯。

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

補曰。後書云。自皮山西南經烏耗。涉懸度。歷鬲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國臨

西海。補曰。後書云。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隋書云。西去海數百里。

暑溼田稻。

補曰。後魏書云。氣候暑熱。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惟無稻及黍稷。是與漢時異。

有大鳥卵如鵝。

師古曰。鵝。汲水鱗也。音於龍反。補曰。

應劭以爲卵大如一二石。顏君貶之曰。鳥卵如汲水之鵝耳。無一二石也。見張蹇傳注。後魏書云。鳥形如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唐杜瓌大食國經行記云。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

人衆

甚多。補曰。隋書。兵二萬餘人。

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

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補曰。後書云。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

善眩。

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蹇傳。補

曰。顏君張蹇傳注云。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後書西域傳注引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安息長者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

見也。

師古曰。元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風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補曰。史記索隱引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又引括地象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後魏書。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

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王母山。玉爲堂云。長者。俗本作長老。

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補曰。後書引作西行二百餘日。並糾漢書之失。以爲近日入者。在大秦國之西。按前漢使

皆自鳥弋還。莫有至條支者。摩教所阻。非班君之病。史記正義引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昇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

烏弋地暑熱莽平。

師古曰。昔有草莽。平坦也。一曰莽莽。平

野之貌。補曰。類君於此傳及下鳥孫國莽平。同用此注。按下文有草木。不必復言草莽。莊子釋文云。莽蒼近郊之色。莽即莽蒼。後說爲長。

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

補曰。唐杜環大食國經行記云。糗米白麪不異中華。其果有扁桃。千年果。

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葡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二一名耶塞。一名沒國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一名葵蘆。麥。

食飲宮室市列。

補曰。大食國經行記云。四方輻輳。萬貨豐饒。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充

于街巷。卵石密爲廬舍。

錢貨兵器。補曰。唐書。大食國兵刃勁利。

金珠之屬。

補曰。北史。波斯國。古條支國。土地平坦。出金鎗石。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大真珠。頗黎。琉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鑲鐵。銅。銀。朱砂。水銀。

皆與屬

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

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耳。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卽爾雅所謂狻猊也。狻猊。音倪。拔。音步。葛反。形亦類旁毛也。昔。音。而。其。音。人。

傳。大月氏亦獻符拔。是不獨鳥弋有此獸。班超傳注引續漢書曰。符拔似麟而無角。

俗重妄殺。

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補曰。鳥弋已入北天竺境。故雜浮圖

道。後書云。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

補曰。言獨者。諸國同圖。實惟此正異。太平寰宇記。條支。師古曰。錢。貨。其文爲人。幕爲騎馬。蓋引此傳而奪頭字。

以金銀飾杖。師古曰。蓋

曰。杖。謂所持兵器也。昔直亮反。補曰。注中兵字。據汪校增。

絕遠。漢使希至。

補曰。後書云。前世漢使。皆自鳥弋以還。

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

補曰。蓋西南也。

至烏弋

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蘇林曰番兜城。補曰後書云居和橫城。後魏書安息國在蔥嶺西都尉樓城。隋書云城有五重環以流水。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補曰傳書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今二國去

長安里數正同。當有誤字。

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

補曰東當從後書作市。

西與條支接。

補曰後書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彌國。從阿彌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

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

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鬲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

面。補曰此又與烏弋異。

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

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踣似麋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翹文餘食大麥。補曰史記正義亦引此文有卯大如麋四字。御覽引突厥本末記云短人國有大鳥高七八尺。恆何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蓋條支安息皆有此雀。故後漢書云安息王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懷祖先生曰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奪之。御覽漢紀通典引並作大馬大爵。

其屬小大數百城。

補曰後書云其東界木鹿

城。號爲小安息。

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

補曰水經注引竺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國條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

臨娑水。

補曰娑水即水經注所謂發原身毒之河水。安息都

城南臨娑水。故水經注云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國南。通考云今謂烏濟河。

商賈車船行旁國。

補曰安息西界臨雷舊海。又有陸道。繞海北行。由海西至大秦。故東船輻輳。

書革旁行爲書記。

服虔曰橫

行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補曰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懷祖先生曰書革書字本作畫。謂畫革爲字而旁行之。以爲書記也。今作書革者。涉

下文書記而誤。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畫御覽水經注引並作畫革。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

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

師古曰：屬，屬也。昔之欲反，補曰：事見史記大宛傳。

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犂犴眩人獻於

漢。補曰：三輔圖云：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

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曰：張蹇傳應劭注曰：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

數日，尙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犂犴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

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

補曰：汪校無王字。

治監氏城。

補曰：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布城，即監氏也。後書作藍氏，後魏書作盧監氏。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補曰：錄改定龜茲里數積

算。大月氏當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七百一十二里，改定里數，見焉耆下。

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

補曰：史記正義引萬廣南州志曰：大月氏地高燥而遠，國王稱

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珍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

東至都護治四千七百四十里。

補曰：當作四千九百七十四里。

西至安息四

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

補曰：御覽引異物志曰：月氏俗乘四輪車，或四牛，或八牛，所容二十人，通考引異物志曰：月氏國有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養，尋生如故。

民俗，錢

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

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補曰：後魏書述密國獻一峯黑橐駝，唐杜琰大食國經行記云：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

大月氏本

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

補曰：類君匈奴傳注：控，引也。控弦，謂能引弓者。

故彊輕匈奴。

師古曰：自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補曰：通考引作故特假，按假注，特與

經對舉是舊

本有博字

本居敦煌祁連間

補曰據隋書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史記正義云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彼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爲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武威張掖諸郡皆匈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顏

君張憲傳注易之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

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

補曰按匈奴傳冒頓質於月氏月氏欲殺之冒頓亡歸故立爲單于使右賢王擊走月氏事蓋在孝文二三年間

而老上單于殺月

氏補曰懷祖先生曰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憲傳補松按水經注引作殺其王通考引作殺月氏王

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師古曰解在張憲傳

補曰觀君於彼注證飲器爲飲酒之器以韋昭晉灼注爲非也

都嬌水北爲王庭

補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嬌水南蓋大夏時都水南大月氏徙治水北也

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

山羌號小月氏

補曰後魏書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被服略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徙亦類匈奴趙充國傳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

補曰史記云大夏民多可百餘萬

共稟漢使者

師古曰同受節

度也補曰漢使大月氏如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攬是王氏鳴盛曰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遠遷大夏反受節度之理察當惠給之義共與俱同松按即上文所謂須諸國稟食也

有五翎侯

師古曰翎卽翳字補曰張憲傳有傅文布就翎侯李奇曰翎侯烏孫

官名匈奴傳康居與諸翳侯計是烏孫康居皆有翎侯匈奴傳又言小王趙信爲翳侯

一曰休密翎侯

補曰致翎侯以東爲上也

治和墨城

補曰後魏書伽倻國故休密翎侯人居山谷間

去都護二千八

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

補曰五翎侯道里最爲紛舛據去都護言之則休密去雙聯九百里雙聯去貴霜二千一百九十九里貴霜去勝頓二十二里勝頓去高附七十九里據去陽關言則休密去雙聯

二十里。雙靡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粉頓二百二十里。粉頓去高附一千八十一里。而休密去陽關轉較。雙靡爲遠。古籍流傳。宜有訛奪。今各以後魏書校正。後魏書云。休密翎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里。是當作去都護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二百一十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

補曰。後魏書。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在伽倍國西。人居山谷。

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

二里。

補曰。據後魏書。雙靡在休密西五百里。當作去都護三千九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

師古曰。澡。音藻。補曰。後魏書。甜教國。故貴霜翎侯。在折薛莫孫西。人居山谷間。

去

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補曰。據後魏書。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七十二里。

四曰胖頓翎

侯。師古曰。胖。音許乙反。

治薄茅城。

補曰。後魏書。弗敵沙國。故胖頓翎侯。在甜教西。居山谷間。

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補曰。據後魏書。胖頓

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一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

補曰。後魏書。閻浮譚國。故高附翎侯。在弗敵沙南。居山谷間。後書言月氏得高附。在貴霜王件諸翎侯之後。漢書數

入五翎侯。非其實也。尋其意旨。蓋謂高附當作都密。

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補曰。據後魏書。高附在胖頓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二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

千九百七十二里。若以偏南不當孔道。則去陽關或近數十里。

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補曰。高附之去大月氏約七百餘里。

康居國。

補曰。史記。索隱。居。音桑。正義。居。其尼反。

王冬治樂越匿地。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曰。傳蓋言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至冬所居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護。皆據卑闐城言之。傳文

要訂 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補曰：大宛國曾至唐居卑闐城，是卑闐爲城名。陳壽傳：涉厥居界，至闐池西，疑城因池爲名。此建

事誤。治之地，而其王冬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爲都會，而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死則反葬於塔

什干城也。哈薩克部，卽古之康居。通考引作治樂越匿地卑闐城，以卑闐在樂越匿地。誤。唐西域記：龜茲建國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補曰：據下去都護里數，當作去

去陽關當是八千二百八十八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補曰：察樂字。至干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補曰

蕃內地大約在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千里，不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唐西域記云：龜茲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廣。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補曰：國小於烏

氏。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補曰：大月氏在南道，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書云：康居者，康居

俗同於月氏也。通考於此下引地和暖、饒柁、柳蒲、多牛、羊、田好馬，疑是此處家文。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爲匈奴所羈來也。補曰：按國氏炎武云：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縻同意。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

于並爭。補曰：五單于者，稽侯犍爲呼韓邪單于，薄骨堂爲閼者單于，呼揭王爲呼揭單于，右奧犍王爲車黎單于，烏藉都尉爲烏藉單于。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補曰：宣帝紀：甘露三年，匈奴呼韓

呼韓邪單于定其國。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補曰：荀悅漢紀：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

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

補曰：甘延壽傳，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

與副校尉陳湯共誅郅支單于。陳湯傳：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燒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至郅支城，四面圍城，大呼乘之，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

補曰：通鑑繫於元延二年，胡三省注云：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令復遣子入侍，焦氏易林云：區脫康居，慕仁入朝。

貢獻。補曰：通鑑注云：既遣子入侍，而又奉

貢也。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

補曰：不肯視同諸國。

都護郭舜數上言。

補曰：舜爲都護，當在永始中。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

烏孫、康居故也。

補曰：按匈奴傳，本始二年，匈奴民衆死傷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遂衰耗，是前此爲盛時。

及其稱臣妾。

補曰：謂呼韓邪入朝稱臣。

非以失二國也。

補曰：通鑑注言，匈奴之強弱不

繫二國之強弱。漢雖皆受其質子。

補曰：匈奴傳，鴻嘉元年，搜諧單于遣子左視都韓王，詢留斯侯入侍，按烏孫小昆彌時亦有侍子在京師。

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

補曰：通鑑注，三國謂匈奴

烏孫、康居。亦相候司。

補曰：通鑑注，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下嫁烏孫也。

見便則發。

補曰：三國見有便宜，互相侵略。

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

益，反爲中國生事。

補曰：通鑑注，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下嫁烏孫也。

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

補曰：服而絕之於義不順。

而康居

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師古曰：訖，竟也。

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昭都護吏。

師古曰：飲，音於。

禁反。咽。晉徒。馭反。補曰。都護吏謂若丞以下。康居自以不屬都護。慢易其使。恣汪校作監。

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補曰。通鑑注。夸者。自矜其能。傲漢也。旁國。鄰國也。

以此度之。何

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

補曰。通鑑注。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爲好辭者詐也。

匈奴百蠻大國。

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曰。蠻者。夷狄通稱。故匈奴亦謂之蠻。匈奴傳。故有成於百蠻。又云。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

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

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爲高。自以事漢爲太卑。而欲改志也。

宜歸

其侍子。絕勿復使。

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

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

補曰。通鑑注。章。顯著也。

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

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

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爲困苦。補曰。敦煌郡。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八千有奇。故爲小郡。康居在北道。而蘇。簡。奧。隄。已入吐火羅境。在蔥嶺西南。故得從南道苦之。通考作苦乏。

空罷

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羅漢曰。疲。音呼到反。

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爲重也。

終羈

糜而未絕。

補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糜。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糜也。陳湯傳。中國與夷狄。有羈糜不絕之義。

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

康居同俗。

補曰。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云。奄蔡。卽閩蘇也。又引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後書云。奄蔡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書。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奄蔡。酒國

也。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補曰。說文。崑。高遠也。言遠望不見高岸。舉高以該卑。後魏書。粟特居於大澤。匈奴傳。留郭吉不歸。遷尋之北海上。

康居有小王五。

補曰。陳湯傳。有康居副王。桓闕副王。殆即小王。

一曰蘇籛王治蘇籛城。

師古曰蘇音下戒反。補曰新唐書史國或曰伏沙曰場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籛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峻峭石色如鐵西城記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難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疾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鑊多有鐵鈴懸諸門扉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觀貨邏國按此在康居極南境。

去都護五千七百

七十六里。

補曰去康居二百二十里隋書云史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

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補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陽關當八千四百六里此不同者蘇籛在蔥嶺西南入蔥嶺山南道徑達陽關也。

二

曰附墨王治附墨城。

補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貨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西域記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東境。

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

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補曰蘇籍極南附墨極東而去陽關正同去都護惟差九里疑有誤。

三曰窟匿王。

師古曰窟音庚。

治窟匿城。

補曰唐書石國或曰拓支曰拓折曰緒時治拓折城故康居小

王窟匿城地西南有囊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雷河東南有大山生葱蔥西域記緒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北境。

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

百二十五里。

補曰唐書言石南五百里爲康則當作去都護六千五百里去陽關八千六百八十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

補曰唐書安國一曰布裕又曰捕喝西瀕烏濟河治阿濫識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西域記捕

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按此在康居東境。

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

補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捕喝國又西四百

餘里至捕喝國是罽城在附墨西六百餘里傳文去都護之數相距五百二十九里似近之去陽關則相距千三十里疑誤。

五曰奧鞬王。

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居音反。

治奧鞬城。

補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濟

水之陽。康居小王奧健城故地。西域記。貨利習彌伽國。順轉絕河兩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按此在康居東南境。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補曰。西域

記。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是較蘇精近三百餘里。而傳紀都護之數。遠于蘇精千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遠于蘇精三百三十里。即核之關城。惟都護之數。以爲相距六百十里者近之。其陽關又轉近二百里。凡五王。屬康居。誤尤顯然。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

補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後魏書。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

算。當去長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里。去陽關七千三十二里。

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

補曰。國又小。副王。補曰。康居有副王。後書班超傳。月氏有副王。

輔國王各一人。

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

補曰。當作四千二百八十里。

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

補曰。卑闐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宛爲南。若以蘇精奧健。論之。則大

宛在

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補曰。休循言西北。至大宛。西至大月氏。是大月氏在西南。

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

補曰。三國境相接。故要塞自匈奴亡。將月氏西走。乃至大

宛。言遠。意至月氏。不知向西南而直西行。誤至大宛。大宛乃送之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也。

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補曰。安息俗同。鬪資烏弋。鬪資云種五穀。地下濕生稻。烏弋山。離亦云。

溫田稻。故史記大宛傳云。大宛俗。土著耕田。田稻麥。大月氏與安息同俗。大宛同安息。是以與大月氏同也。

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

敗。補曰：御覽載魏文帝詔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爲說葡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飮，腹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鬱，又醴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況親食之，即他方之果，寧有疋者，又引後涼錄

曰：呂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養，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

俗者酒馬者目宿。

師古曰：者，讀嗜。補曰：俗通考作人，今西域回人無不嗜酒。

者種首者如中國種桑麻，四月以後，馬數首者，尤易壯健。

宛別邑七

十餘城。補曰：史記云：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

多善馬。

補曰：通考引朱贖異物志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又引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驢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

馬不異。

馬汗血。

補曰：藝文類聚引神異經云：西南大宛宛邱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腓，尾委於地，蹄如升，腕可屈，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

言其先天馬子也。

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

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補曰：武帝紀：應劭注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踰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按汗從前肩膊出者，本後書東平王蒼傳語，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膊者，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善。汪校。

張騫始爲武帝言之。

補曰：史記：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半多過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是言者非一，特自騫始也。

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

宛善馬。

補曰：據大宛傳，張騫傳，漢使壯士車令等往也。

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

補曰：大宛傳：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

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置來，而常乏。

漢使妄言。

師古曰：謂賢導宛王。補曰：大宛傳：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宛遂攻殺漢

使其取其財物。

補曰：大宛傳：其東邊都成，漢使按李廣利傳：設期門車令中郎將朝。

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補曰：李廣利傳：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唐書云：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

使取其財物。補曰：大宛傳：其東邊都成，漢使按李廣利傳：設期門車令中郎將朝。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補曰：李廣利傳：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唐書云：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

使取其財物。補曰：大宛傳：其東邊都成，漢使按李廣利傳：設期門車令中郎將朝。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補曰：李廣利傳：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唐書云：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

使取其財物。補曰：大宛傳：其東邊都成，漢使按李廣利傳：設期門車令中郎將朝。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補曰：李廣利傳：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唐書云：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

武師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補曰按李廣利傳初伐宛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及再伐宛出敦煌六萬人益發戊甲卒十八萬是不止十餘萬連四年。補曰伐宛始於太初元年秋至四年春乃

斬宛人斬其王母寡首。補曰顏君李廣利傳注母寡宛王名按陳湯傳作母鼓寡古音讀如鼓獻馬三千匹。補曰據李廣利傳漢取善馬數十四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漢軍乃還。補曰李廣

利傳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語在張騫傳。補曰當作張騫李廣利傳武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師古曰昧音祥蔡音干葛反補

曰李廣利傳注服虔曰蔡音楚。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謂字補曰說文譌誤也謂或从召史記作談相與其殺昧蔡。

立母寡弟蟬封爲王。補曰史記作母寡昆弟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

曰抵。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曰史記作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補曰水經注廣武城西南二十許里

水西有馬蹏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繩絕絆躡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補曰齊民要術引陸機與弟書

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百。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自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

昔歸大宛傳作取其實來。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補曰西京雜記云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目宿一名懷風時或謂光風風在其間常肅肅然照其光彩故曰昔齊懷風茂陵人謂爲速枝草。述異記曰張騫宿宿閣今在洛中。昔齊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離宮館。大宛傳作離宮別觀。李

善文選注。離別非一所也。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

補曰：歷大月氏、康居、不斥言者，處居偏北大月氏偏南。

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

額善賈市。

補曰：今安集延種人近之。

爭分銖。

補曰：漢書律歷志云：一俞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是百黍爲銖。故說文云：十黍黍之重。

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

補曰：以爲正而決斷從之。

其地皆絲漆。

補曰：懷祖先生曰：皆本作無絲漆，不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通典引作無絲漆。

不知鑄鐵器。

補曰：鐵史記大宛傳作鐵。徐廣曰：多作鐵字。又或作鐵字。吳氏仁傑曰：詳下文。當從史記爲正。關氏傳有金銀銅鐵。

爲器。金銀爲錢。則錢器自是兩事。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補曰：吳氏仁傑云：馮奉世嘗光戎弓矛之兵器，器不犀利。謂兵器大宛諸國，但有弓矛，所謂它兵器。

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

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

補曰：黃金即漢所賜大宛幣。吳氏仁傑云：黃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諸元傳云：山有鐵，自作兵器。難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器。越絕書：赤山之山破而出。

錫若邪之谷，洞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劍。郭景純謂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

補曰：匈奴傳：北服澤窳、屈射、丁零。又言益西近烏孫。按丁令爲今俄羅斯國，臨西海，是得至安息。

匈奴

膏困月氏。

師古曰：困苦也。補曰：即謂質領老上事。

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

補曰：信如外國之傳箭。

國傳送食。

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飢。

不敢留苦。

師古曰：不敢留。

連及困苦之也。

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

補曰：畜謂馬也。

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

師古曰：遠畜于萬反。

故必市

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補曰：神爵後，西域無侵軼事。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

師古曰桃音回。補曰計其道里。齊亦蔥嶺西小國。按西域記。觀貨邏國東扼蔥嶺。自觀貨邏西至罽賓國。其國東西六百餘里。又東至赤鄂衍那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忽露摩

國。其國東西百餘里。又東至愉曼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鞠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樓沙國。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珂咄羅國。其國東西千餘里。東接蔥嶺。是蔥嶺西多小國。桃槐即其類歟。

戶七百。口五千。勝兵

千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按此下疑有專文。

休循國。補曰後漢紀作休修。亦循修通。王治烏飛谷在蔥嶺西。

補曰唐西域記。蔥嶺者。據罽賓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池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銀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兩谷險峻。恆積冰雪。寒風勁烈。多

出。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水經注引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御覽引西域諸國志曰。蔥嶺高行十二日可至頂。

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六百里。去陽

關六千一百二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

補曰漢紀以為小國。

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

補曰當作三千

三百六十四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

補曰與蔥嶺隔西岡。

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

補曰較捐毒近百一十里。

西至大月氏千六百

一十里。補曰大宛東南為休循。西南為大月氏。是大月氏在休循西。休循倚蔥嶺。大月氏出嶺外。故傳言險蔥嶺出大月氏。

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

補曰西域記言奔摸舍羅。為蔥嶺東岡。此其西岡之谷歟。

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三百四十二里。去陽關五千八百四十二

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補曰當作三千一百四里。至疏勒。補曰

傳言自疏勒以西北休循傳言自疏勒以西北休循南與蔥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曰蔥領無南面此居蔥領中蓋近北也。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補曰水經注河水西連休循國蔥領之西

水皆西流。是知休循在蔥領外。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補曰與大宛烏孫皆隔蔥領。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領。補曰唐西域記波

內。本塞種也。補曰休循、捐毒、二國爲今東西布魯特種人山峻多雪不可耕故逐水草居。

莎車國。補曰通鑑注莎索河翻。王治莎車城。補曰後魏書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曰據蒲犂去長安滅之當作去長安八千八百十里去陽關四千三百十里。戶

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

夜君、各一人。補曰南接西夜故備之。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補曰以去陽關數滅之當作一千五百七十二里。

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補曰疏勒又言南至莎車互文以明西北也。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補曰自莎車歷蒲犂依耐無雷皆迤邐而西南。有鐵山出青玉。補曰

今葉爾羌河所經之密爾岱山出青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剗國氏乃命剗國氏供養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天子祭鐵山。御覽以爲即莎車國鐵山。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補曰楚主之子元貴

薛及大樂皆長於萬

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補曰漢外孫也。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

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微殺

萬年。并殺漢使者。補曰馮奉世傳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并殺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補曰馮奉世傳時匈奴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

於是攻剽南道。與敵盟。畔漢。從蕃善以補曰衛尉屬官。會衛候馮奉世。補曰衛尉屬官。有諸屯衛候。使送大宛客。補曰按奉世傳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即以便宜發

諸國兵擊殺之。補曰奉世傳奉世與其副嚴昌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

光祿大夫。補曰據奉世傳以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是歲元康元年也。補曰據後書漢末有莎車王延天鳳五年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

疏勒國。補曰莽曰世善見後漢紀後魏書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新唐書云一曰佉沙按西域記云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言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翁爲訛也。王治疏勒城。補曰新唐書王居迦

師城後書班超傳疏勒有槃橐城烏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補曰疏勒遠於莎車五百六十里此五十當作七十去陽關當植中領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按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四千八百補曰漢紀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補曰後書班超

傳有都尉

黎奔番辰

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

補曰譯長皆左右惟此與卑陸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

補曰當作二千一百三十二里

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

補曰實東南也後魏書疏勒國南有黃河

有市列

補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雄黃錦綿唐西域記佉沙國周五千餘里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紺氍毹工織細氍毹

西當

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補曰後魏書云西帶蔥嶺故踰蔥嶺者由之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

補曰蓋白山之谷

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九千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五百二十八里

戶三百口二千

三百勝兵八百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

補曰當作千七

百九十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

補曰疏勒都白山南故以爲阻

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

補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驛程

二千二百二十里而沿烏爾烏蘇經路凡六百餘里殆猶是數

田畜隨水草

補曰城郭國故田畜近烏蘇故隨水草

衣服類烏孫

漢書西域傳補註卷下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班固 漢書九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

補曰：未稱昆彌時，稱烏孫王。匈奴傳以翁主妻烏孫王。

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散者，本其種也。補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黑醜，是其形異也。烏孫舊治赤

谷城，神爵中，分爲大小昆彌，別爲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魏書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蔥嶺中，是烏孫在南山之證。今阿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地。陳湯傳：郅支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補曰：溫宿之去長安

當八千七百二十八里。烏孫在溫宿北，故里數略同。

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補曰：西域最大國。

相大祿

補曰：傳有中子大祿。

左右大將

二人。補曰：宋祁云：楊本無左右二字。按傳有大樂爲左大將，馮夫人爲右大將，則楊本非也。

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

補曰：各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將都尉，宋祁引楊本大將作大夫，似誤。

大監、二

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

補曰：以去長安較之，當作千六百六十二里。但言東，知非在西北。

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

補曰：陳湯傳：郅支借康居兵擊烏孫，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是蕃內地在康居境內四千餘里。

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楸

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坦平也。一

曰奔葬、平野之貌。楠、木名，其心似松。晉武元反，補曰：烏孫之境，西自捐毒之北，東迄焉耆之北，旁白山之陽，互三千五百餘里，故曰地奔。平倚山故多雨雪而寒，楠有二訓，一曰松心，一曰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液楠，言木名者，此傳及左傳楠木之下，馬融廣成頌，殷修楠也。諸書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云：楠，松心木。段氏以爲有奪誤，顏君所據蓋同。今本說文左傳音義，楠，郎蕩反。又莫昆武元二反，馬融傳注音莫寒反。

不田作種樹。

師古曰：樹，殖也。補曰：近山故不田作。

隨畜逐水草與匈

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爲強國，故服匈奴。

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補曰：史記言單于會

昆莫長守，後盛大。補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

取羈屬，不肯往朝會。

師古曰：言據羈屬之而已。補曰：匈奴傳，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

歸林，誤投人畜計。補曰：烏孫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至焉耆以北，其東則車師，是與匈奴接。

東與匈奴。

補曰：烏孫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至焉耆以北，其東則車師，是與匈奴接。

西北與康居。

補曰：言西而北面皆接康居，故傳又言北附康居。

西與大宛。

補曰：捐毒、休循、北境

皆烏孫地，故大宛在正西。

南與城郭諸國相接。

補曰：謂姑墨、溫宿、龜茲、焉耆、懷祖先生曰：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此亦當然。漢紀通典並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

本塞地也。大

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

補曰：南越者，第謂南走懸度，在西南也。

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

補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昆

莫父難兜，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餽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

大月氏徙西，臣大夏。

補曰：據張騫傳，昆莫殺殺月氏王，其夫人臣大夏也。顏君彼注云：以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

而烏孫昆

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補曰：皆其民去之不盡者。

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

補曰：敦煌之置在元鼎元年。

時無此郡。

今烏孫雖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

補曰：史記作招以益東居故澤邪之地。

妻以公主，與爲昆弟。

補曰：匈奴傳劉敬奉案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約爲兄弟。

以和親，今用其法於烏孫也。

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

補曰：班固於塞傳亦言語在西域傳，所謂綜其行事也。

武帝卽位。

補曰：汪校引劉原父曰：符位字。

令騫齎金幣往。

補曰：騫傳言拜爲中

郎將，二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黃金幣帛直數千鉅萬。

昆莫見騫如單于禮。

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

騫大慙，謂曰：

補曰：據大宛傳，騫知蠻夷貪故謂之。

天子致賜，王不拜，則

還賜。

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

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補曰：其它仍用單于禮。

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強善將。

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強，能爲將。補曰：大祿者，居

大祿之官。

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陁。

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陁，音子侯反。補曰：史記作岑娶。

太子蚤死。

師古曰：蚤，古早字。

謂昆莫曰：

必以岑陁爲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

補曰：史記作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

迺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陁。

補曰：史記作謀攻岑娶及昆莫。

昆莫

與岑陁萬餘騎。

補曰：史記作昆莫老，當恐大祿殺岑娶。

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

補曰：史記作而其大總取

羈屬昆莫，言昆莫但能羈縻之。

騫既致賜，諭指曰：

補曰：類君張騫傳注曰：以天子意指喻告之。

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昆弟，共距

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晉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補曰：昆莫死于

孝文六七年間，昆莫生于冒頓未破月氏之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

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燕。

補曰：大宛傳作送燕，按燕使烏孫，歸在元鼎二年，明年燕卒。

因獻馬數十匹，報謝。補曰：補

顏君張憲傳注云：與塞相隨而來，報謝天子。

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

補曰：是時匈奴伊祁斜單

于死，子烏維立爲單于。

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

師古曰：抵，至也。屬，晉之欲反。補曰：烏孫在北山下，漢使之由南道者，並南山下，由北道者，沿塔里木河北岸，皆在烏孫境南。

烏孫於是恐。補曰：漢通大宛，月氏，則出烏孫後。

使使獻馬。補曰：張憲傳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

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

補曰：事在元封初。

天子問羣臣議許。補曰：補

因議而許之。曰：必先內聘。補曰：內，讀曰納。

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

師古曰：入聘財。

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

焉。補曰：王建女於武帝爲孫行，江都國，除於元朔六年，易王子侯者。至元鼎五年，免盡，細君無寵，故嫁外國。自王建死至此，十四五年。

賜乘輿服御物。

補曰：劉昭與服志，公主油畫，紺車，服紫綬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鐸，飾以白珠。今遠

緣特寵異之。

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

補曰：按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丞一人，注又引漢官曰：主簿一人，僕一人，私府長一人，家丞一人，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此有宦官侍御數百人者，皆特置異于常制。

贈送甚盛。補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

人。補曰：按匈奴傳，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是匈奴尙左，昆莫先匈奴女者，仍畏匈奴也。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補曰：烏孫雖逐水草，而有城郭，故得建宮室。玉臺新詠引作自治室宮。歲時一再與昆

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今一方。

補曰：玉臺新詠作吾家之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爲室，今旃爲牆。補曰：頌君匈奴傳注曰：穹廬，穹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按周禮，共其毳毛爲氈，旃爲氈之假借字。玉臺新詠作氈。

以肉爲食，今酪爲漿。師古曰：食謂飯，音似。補曰：匈奴傳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懷祖先生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爲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爲室，旃爲酪，肉爲食，酪爲漿，皆相對爲文，不得獨於肉上加

以字也。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居常土思，今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爲黃鵠，今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軒反。補曰：頌君昭帝紀注黃鵠

大鳥，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玉臺新詠作願爲飛黃鵠，今遺故鄉。按謝莊懷園引漢女悲而歌飛鵠，是古本有飛字。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綉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

歲而往也。補曰：劉昭與服志公主嫁娶得服錦綺羅縠，採十二色，重緣袍。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尙公主。補曰：史記作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公主不聽，上書言

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補曰：言此者，以慰喻公主。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補曰：

官號不見前者。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

彌爲其王號也。補曰：注爲其王號，汪校無其字，按烏孫人名多有彌字，是其證。書如此，昆彌亦仍其證。書未必取意昆莫，岑陬尙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公主死，補曰：公主在烏孫，僅四五年而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補曰：楚王戊景帝三年自殺，公主於武帝爲兄弟子行。

妻岑陬。補曰：在太初中。岑陬胡婦子泥靡尙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補曰：季父大祿，即前中子大祿。曰泥靡大，以國

歸之。補曰：約待泥靡年長，立爲昆彌。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補曰：上言岑陬胡婦子，是解憂配岑陬時無子女。長男曰元貴靡，

次曰萬年，爲莎車王。補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子，互異。爲王在地節中，傳終言之。次曰大樂，爲左大將。補曰：下又作左大將樂。長女弟史，爲龜茲王絳賓

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補曰：烏孫有布就翎侯，見張蹇傳。此若呼翎侯，蓋如五翎侯之比。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

補曰：匈奴使四千騎田之，見下傳。車師與匈奴爲一國并力。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補曰：匈奴

傳：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補曰：常惠傳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言匈奴復連發大兵，

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補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摩侯冠支、蔣家屬闌入惡師，居即此地。按匈奴傳以此事屬於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

公主來。師古曰：趨讀曰促。補曰：常惠傳作使使會求公主。匈奴傳：范明友乘烏利敵擊之。匈奴疑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補曰：劉向傳：安民上書入國戶

自給人馬五萬騎。補曰：烏孫精兵十八萬，此五萬騎。是未得半，故宣帝紀但言國精兵。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

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補曰：匈奴傳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

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三千餘里。按宣帝紀是年秋調兵，三年春乃出兵。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

孫兵。補曰：據惠傳，公主昆彌遣使因惠言，是惠已自烏孫還。至是又持節爲使。功臣表常惠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顏君昭帝紀注云持節而爲使。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

谷蠡王庭。補曰：匈奴傳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後書班超傳注：南面以西爲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按匈奴傳：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類之西矣。谷蠡，宣帝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章昭曰：蠡

音如麗反。顏君谷從服音蠡。音落奚反。後書杜篤傳作鹿蠡。蓋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單于所常居。此音庭者，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爲最大，故亦音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補曰：常惠傳注引答灼曰：居次，匈奴

女號。若音公主也。顏君音行胡浪反。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名王犁汗。補曰：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成南都尉。補曰：都尉在千

都尉千長騎將以下。補曰：匈奴傳：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富戶且渠之屬。四萬級。補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人。匈奴傳作三萬九千餘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

右大將

補曰汪校將下有軍字

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

補曰取當爲娶

上適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

主

補曰弟子謂弟之子蓋楚王延壽之弟行與宣帝爲姑也宋祁校云越本弟下無子字按楚主在烏孫已四十年不應尙有少弟

置官屬侍御百餘人

補曰用細君故事

舍上林中學烏孫言

曰舍止也補曰舍苑中以其容車駘

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

補曰平樂觀在上林中武帝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

館東方朔傳董氏嘗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雜鞠之會角狗馬之足

使長羅侯

補曰汲古閣本作長盧誤

光祿大夫惠爲副

補曰蕭望之傳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

凡持節者四

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

補曰出塞出玉門陽關也趙充國傳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

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

補曰從岑陔之約蕭望之傳作背約謂翁歸靡之約

立岑陔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

補曰蓋以不與主和號曰狂

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

孫貴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

補曰蕭望之傳作貴以負約因立元貴靡

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

補曰蕭望

之傳作亡堅約

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

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縣役將興

補曰通鑑注縣古縣字通蓋公主在絕域贈送之使與發勞人

其原起此天子從之

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

補曰：楚主時年將六十。

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

任昌送侍子。

補曰：通鑑注，候，衛侯也，爲和意之副侍子，前所送在京者。

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

劍旁下。

師古曰：不正下，補曰：俗本作正下之。

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師古曰：瘦，音搜，補曰：蓋先娶胡婦子。

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

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

補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元年，非也，蓋在五鳳中。

漢遣中郎將張遵、

補曰：蓋期門中郎將。

持醫藥，治狂王，賜金

二十斤，采繪。

補曰：下傳言金二十斤，繪三百匹，此繪字下似有奪文。

因收和意、昌係瑣。

補曰：通鑑注，係瑣，卽今鎖索也。

從尉黎檻車至長安，斬之。

補曰：和意、昌蓋在烏壘，故從

尉黎行，觀此，知漢北道近河北岸，在今道之南也。

車騎將軍長史張翁，

補曰：百官公卿表，前後左右將軍皆有長史。

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

補曰：期門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將軍長史秩千石，蓋張翁爲選之副，送送和意等，還長安，故翁留也，下副使季都，蓋亦同時使者。

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掉主頭，罵詈。

師古曰：掉，持其頭，音材兀反，補曰：說文，掉，持頭也，金日磾傳，掉胡投河羅殿下，督

均曰：胡頭也，蓋持頭，持頭皆曰掉。

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

補曰：醫養，謂知醫者及斷養。

狂王從十餘騎送之。

補曰：但實送都，是翁時已

還，故言別將。

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

補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以不死委罪和意耳，張翁、季都之獲罪，皆不知朝廷之意。

初，肥王翁歸靡胡婦

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

補曰：即今冰嶺，以東至博羅關山，所謂天山，以在烏孫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證。

揚言母家匈奴兵

來。補曰：北山之陰，爲今伊犁。烏魯木齊境，皆匈奴也。

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光將軍辛武賢

補曰：操趙充國傳，辛武賢以神爵元年自酒泉

太守爲破光將軍。二年五月，罷歸酒泉太守官。後七年，復爲破光將軍，征烏孫。是討烏就屠事。在甘露元年。

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面。

孟康曰：大

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補曰：宋祁云：而當作西通鑑注，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鞬侯井，以

西，按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經縣西，下流入疏勒河，歸哈喇淖爾。淖爾西即大沙磧，豈古六通渠遺跡歟？

倉以討之。

補曰：通渠轉穀，欲水運也。盧倉，謂建倉。國朝雍正中，大將軍岳鍾琪於黨河議行水運，詳見余西域水道記中倉注，校作倉。

初，楚主侍者馮嫫

師古曰：晉了嫫者，慧也。故以爲名。補曰：詩陳風，使人儂兮，儂好貌。釋文

儂，本亦作嫫。說文：嫫，女字也。儂，好貌。方言：儂，嫫也。蓋儂嫫通，婦人以爲美稱。顏君訓註未知所出。

能史書

補曰：通鑑注，史，吏也。史書，猶言吏書。按段氏曰：漢人謂隸書爲史書。故孝元帝孝成許皇后，王尊嚴延年，馮嫫後漢孝和帝，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北

海敬王陸樂成，靖王黨安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善史書。大致皆謂適於時用。如賈馮傳云：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又蘇林引胡公云：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者，給諸佐府也。藝文志言史書令史，亦謂能史書之令史。然則胡氏謂史書爲吏書，意亦通也。

事。補曰：通鑑注，內習漢事。外習西域諸國事也。

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

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

補曰：段會宗傳，爲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今鄭吉自神爵二年爲都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或吉時未定此制。

使馮夫人說烏就

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

補曰願得小號

宣帝徵夫人自問狀

補曰此必鄯吉上書言之

遣謁者

竺次

補曰謁者屬光祿勳

期門甘延壽爲副

補曰謁者秩比六百石期門比郎而爲之副其侍郎郎中數甘延壽傳遷爲郎試弁爲期門

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

服虔曰錦車以

錦衣車也補曰通鑑引此注作應劭錦車漢紀作相車

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

補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蓋與辛武賢同討而獨至烏孫也

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

屠爲小昆彌

補曰以長幼爲大小

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

補曰以上甘露元年事

後烏就屠不盡歸諸胡侯民衆

補曰烏就屠前與諸胡侯

俱去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

補曰陳湯傳引軍分行別爲六校顏君謂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按辛慶忌傳時爲右校丞是分中左右三校歟

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

界補曰辛慶忌傳爲右校丞隨長羅侯當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欽侯戰陷陣卻敵盡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故與之戰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

補曰是時戶不足十二萬也以上當爲二年事

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士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閱而迎之公主

與烏孫男女三人

補曰據下文言孫三人此處衍烏字懷祖先生曰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御覽引此無烏字

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

補曰按宣帝紀公子歸于

三年

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

補曰宋邵校舊本主作第

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

補曰蓋黃龍元年

三孫因留

守墳墓云。

補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墓于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

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

師古曰：言其尙幼少。

馮夫人上書，願使烏

孫。補曰：馮夫人或魏公主來歸。

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

補曰：俗本送下有烏孫二字。

都護韓宣

補曰：韓宣代都督當在元帝初。

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

皆可以賜金印紫綬。

補曰：通鑑注：漢列侯金印紫綬，今特賜之。

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

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

補曰：段會宗傳：寬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按寬寧元年，封騎都尉甘延壽爲列侯，蓋延壽更還，會宗代之。

招還亡

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棄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補曰：案附小昆彌故亡畔。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師古曰：拊離與推同。補曰：說文。

拊，播也。段氏云：古作拊播，今作撫播。是拊撫古今字。按事在成帝建始初。

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

補曰：按段會宗傳：安日爲會宗所立。

日貳亡

阻康居。

補曰：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議：數日不決，上召湯見宣室，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請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即日貳攻

圍之事。按段會宗以寬寧元年爲都護，此事在建始元二年。王商時爲右將軍，言丞相誤。

漢徙己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己校也。補曰：屯姑墨爲近烏孫。

欲候便討焉。

補曰：以上爲建始二年事。

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

師古曰：詐畔亡而殺之，因得以刺殺。

都護廉褒

補曰：段會宗以建始二年更盡，廉褒當以三年代廉褒。見百官公卿表。又傳：當郡甘陳段。

傳贊云，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補曰：以上爲建始河平間事。後安日爲降民所殺。補曰：安日之立，蓋已十三年，段會宗傳小昆彌爲國民所殺。

諸朝侯，漢立其弟末振將代。補曰：段會宗傳，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祥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按會宗凡再爲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爲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傳末振

將兄子校之，是兄字誤。時大昆彌雖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補曰：入牧，疑當謂入所牧爲稅，猶今哈薩克部入內

地牧馬，每馬百收租馬一之類。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

靡。補曰：按段會宗傳，在立末振將之明年，是永始三年事。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曰：段會宗傳，不載此事，此爲使西域之二。持金幣與都護圖

方略。補曰：段會宗之再爲都護，更盡於鴻嘉二年，自鴻嘉三年至永始四年，凡六歲，當有二都護，按傳于康居下有都護郭舜，詳傳贊敘郭舜於廉褒後，孫建前，則舜正在永始時，此云都護，或即舜歟。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

伊秩靡爲大昆彌。補曰：伊秩靡，或大樂子。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補曰：爲其有罪。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補曰：段會

宗傳作末振將，病死，與此異。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犁靡。補曰：段會宗傳作烏犁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

將。補曰：宋祁按，越本無賈字，按汪校亦無。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邱。師古曰：番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補曰：段會宗傳，元延中，復遣會宗發

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未振將太子番邸。會宗留所發兵，焚其地，選精兵三十，徑至昆彌所在，召番邸責以未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
主子孫，未伏罪而死。使者受詔，誅番邸，即手劍擊斬番邸。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邸，宜明國威，宜
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按此爲會宗使西域之三。

會宗以翎候難，柄殺未振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

補曰：以賞功特

置此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補曰：劉昭輿服志注引東觀書云：公侯命印紫綬，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墨綬。末振

將弟卑爰寔。

師古曰：寔，音竹二反。補曰：按匈奴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投寔翁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蹙牛畜去。卑投寔恐，遣子趨逐爲質，匈奴即其人

也。爰投通，息夫射傳注。蘇林曰：寔，音款噓之噓。晉灼曰：晉詩載寔其尾之寔，匈奴傳注。服虔音獻捷之捷，顏君以晉音是。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補曰：以番邸見誅也。謀欲

藉兵。

師古曰：藉，借也。補曰：古多以藉爲借。兼并兩昆彌。補曰：息夫射傳，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居張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晉於騎反。補

曰：段會宗傳，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補曰：哀帝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按匈奴傳，是時

爲烏孫留。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補曰：按王莽傳言大昆彌中國外孫，是伊秩靡至始建國時猶存。卑爰

寔補曰：謂侵陵南昆彌。都護孫建襲殺之。補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中不應元始中尙在西域，或再任也。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

歲。師古曰。或撰。或威制之。故多事也。補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益往。意欲得烏孫心。適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歸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莽者先時殺都護。但欲。

姑墨國

補曰。莽曰。獲善。見袁宏紀。後魏書作姑默。唐西域記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

王治南城

補曰。後書班超傳。姑墨有石城。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大都城。周五六里。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

十里

補曰。按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八千四百五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九百五十八里。

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

補曰。漢紀不言。當爲次大國。

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

補曰。宋邵校云。監本作千二十里。晏

本作二千二十里。今以改定里數較之。當作千二百二十里。

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

補曰。自姑墨南行。度額爾。何。經大沙磧。至于闐。沙行。往往失路。難以里計。

北與烏孫接。

補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孫地。蓋

今拜城。北也。

出銅。鐵。雌黃。

補曰。今滴水崖。地有上下銅廠。

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

補曰。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屬支國。蓋壤地相接。故同。

王莽時。姑墨王

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補曰。亦以壤地接。故并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醜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爲名。補曰。地理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縣有月氏道。上郡有龜茲縣。蓋亦類此。

去長安八千三

百五十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八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輔國

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補曰：據改定里數，當作一千四百九十里。西至尉

頭三百里。補曰：後魏書尉頭在溫宿北，蓋西兼北也。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補曰：水經注水導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赤沙山，疑即赤谷，今之鹽山姑墨西北，正溫宿之北。土

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補曰：漸近鄯善也。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補曰：後魏書溫宿在姑默西北，今阿克蘇城至滴水崖二百八十里。

龜茲國。補曰：唐書龜茲一曰邱茲，一曰屈茲，唐西域記作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王治延城。補曰：後書班超傳注引作居延城，唐書王居伊彌盧城，唐西域記屈支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後書班超及梁懷傳龜茲又有它乾城，按

唐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至龜茲，二大河者，今海都河及舊時龜茲東川也，延城蓋在今渭干河北岸。補曰：據改定里數，當作去長安七千七百八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二百八十八里。戶六

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

胡侯、郤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

千長各二人。補曰：龜茲四遠之國，故有四部。郤胡君、三人，譯長四人。補曰：蓋亦分東西南北。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補曰：後書班超傳注引作東與且末，

是春西南與杆彌師古曰杆音烏補曰杆彌云東北與龜茲接北與烏孫補曰據後魏書龜茲都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故並白山陽烏孫得居之西與姑墨接補曰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

經小積至跋祿迦國水經注補曰梁書劉之遴傳外國流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治之證有鉛補曰唐西域記土產黃金鉛鐵鉛錫東至都護治所烏壘

城三百五十里補曰三蓋五字之訛見下焉嘗國注以今道計之凡六百餘里

烏壘補曰水經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補曰亦小國城都尉補曰漢掌一城之兵烏壘渠黎同置譯長各一人與都護

同治補曰避言同治應別有垣墉以處將吏如今西域回城中別爲鎮城之類據後傳都護在埒婁城或別城名歟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黎補曰水經注於渠黎下云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是鄆氏所見漢書本此作

東南也

渠黎補曰武帝紀天漢二年渠黎六國來獻鄆吉傳亦作渠黎城都尉一人補曰水經注言龜茲東川水與四川枝水合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水間有故城也校所守也鄆氏之意以水間故城爲渠黎田官之城是田官不與渠黎同城之證

第渠黎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在龜茲之南按後書云班超定西域居龜茲是故城或超所居耳

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補曰鄆吉傳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東北與尉犁補曰敦慈水自今博斯騰淖爾溢出之河渠黎在河西尉犁在河東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補曰且末之通精絕二千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

里。補曰水經注教堯水又屈而南。逕渠黎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黎國。蓋鄭氏之意。以何即教堯水。今證以日驗。知其不然。教堯水即今海都河。水經注亦明言出焉者之北。教堯之山。其水不得至龜茲。一也。渠黎在烏魯東。南。教堯水去之尚遠。不得運其國西。二也。龜茲東川。正由渠黎東南入大河。教堯水果出渠黎西。則隔于東川。無由達河。三也。蓋教堯所經者。尉黎之西。水經注所謂教堯之水。自西海逕尉黎國者也。渠與尉相亂耳。此云。西有河。謂龜茲東川。今之烏恰爾薩伊河。水經注云。東川水逕烏魯南。又東南注大河。所謂烏魯南。即渠黎之西。今烏恰爾薩依河。已不與大河通。而故道尚存。由渠黎之西。西河可達龜茲東界。知水經注所引史記。即此傳文者。商馮等撰漢書。在哀平間。猶名史記。至明帝時。猶稱班固私作史記。故鄭氏又於焉者下引史記。皆此西域傳文。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黎。

補曰漢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

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

補曰自元光二年。賣馬邑。誘單于。絕和親。爲用兵之始。其後連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貢獻。凡三十二年。

海內虛耗。

補曰張湯傳。會澤邪等降漢。大典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

征和中。武師將軍

李廣利以軍降匈奴。

補曰武帝紀。征和二年。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匈奴傳。單于立六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征和二年。即單于六年。匈奴傳又云。其年武師降。是以武師降爲二年事。而武帝紀。功臣表。李廣利傳。皆作三年。是匈奴傳

誤。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

補曰搜粟。百官公卿表。又作搜粟。桑宏羊。於太始元年。自大司農遷爲搜粟都尉。

與丞相御史

補曰通鑑繫此事。征和四年。其時丞相爲田千

秋。御史大夫

奏言。故輪臺以東

補曰輪臺國爲貳師所屠。故得故。宋祁云。舊本以東有以字。元祐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

捷枝。渠黎。皆故國。

補曰水經注。東川水逕龜茲。東北。歷赤沙。積渠南流。積渠

當即捷枝。是渠黎在今庫車城東南。捷枝在庫車城東北。通考作捷枝。

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補曰皆引河水溉之。後魏書云。輪臺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

處溫和田

美補曰今回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綵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綵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補曰吳氏仁傑曰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遂爲佳耳西域諸國如鬪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黎旁國少此故貴黃金綵繒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義黃金苟悅漢紀作黃鐵吳氏仁傑曰舜典金作釧刑孔傳曰金黃金也呂刑其罰百鎰孔傳曰鎰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總名爲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宋書漢紀作鑄鐵顧氏炎武曰不可乏當作可不乏顧祖先生曰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綵繒易穀于他國則食宜給足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衍顧氏謂當作可不乏非也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

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補曰欲分田卒故增置各舉岡地形補曰李陵田居延北至浚稽山舉岡所過山川地形按地形見淮南子通利溝渠務使

以時益種五穀師古曰益多也補曰册府元龜引益多也在酒泉下似至酒泉爲句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補曰軍法部有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爲之副貳通鑑注曰斥

拓也候望也音開屬校尉補曰斥候士皆領於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補曰顏君文帝紀注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按置傳譯者謂分置傳與置驛凡出使用車

者曰乘傳用馬者曰騎驛又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補曰積充國傳終不敢將其

累重匈奴傳匈奴悉遠其累重按劉扈苑傳重馬傷耗顏君注曰重謂懷孕者是人畜皆得稱重製督問又或稱爲累如樂費不得來搆積累是也募民敢徙如今新羅之客戶就畜積爲本業師古曰畜音讀曰蓄補曰即一歲所得之積較本業漢

紀作 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補曰：水經注，敷夷水又西南流，逕連城，引注製以爲田，鄒氏以爲卽此連城也。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使。補曰：通鑑注，時烏孫王尙公主，故欲

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師古曰：分番扶問反，行音下更反。補曰：昭帝紀，有丞相徵事任宮，文穎注曰：徵事，丞相徵事，絳衣，奉勅賀正月，衛霍傳有郭昌，雲中人，以按尉從。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按徵事以二千石不以賊罪免者爲之，則區昌或卽郭昌歟。嚴勅太守、都尉。補曰：前漢之制，郡有太守，有都尉。

徵事，絳衣，奉勅賀正月，衛霍傳有郭昌，雲中人，以按尉從。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按徵事以二千石不以賊罪免者爲之，則區昌或卽郭昌歟。

明燒火。補曰：漢舊儀，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補曰：費誓，時芟芟，疏引鄒氏曰：芟，乾芻也。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補曰：蓋以

貳師降，恐西國畏匈奴不安。補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臣昧死請。補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上酒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補曰：通鑑，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

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曰：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明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又惠帝紀，應劭注曰：漢

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買人與奴婢倍算，今口增三十是百五十爲一算，其時有司有此奏，而未行，故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

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補曰：以今道里計之，輪臺在車師前部西南一千三四百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曰：功臣表，開陵侯成純。

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據後傳事在征和四年。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補曰：六國皆近車師者，三國外或且末、山國、焉耆、于闐、非必侍子，按征和元年，樓蘭請其侍子以下置室，不遣，是別有

子弟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補曰：六國之王。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使

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飢。補曰：車師降後便罷遣諸國兵而諸國兵已廣乏不能供億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師

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途尙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補曰：謂漢破車師時軍食尙多而士所載以歸者不足自給言道遠。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

麥駝負食出玉門迎軍。補曰：明年始置牧。燒郡故第言酒泉。吏卒起張掖不甚遠。補曰：遣酒泉吏卒出玉門迎軍。又使張掖吏卒至酒泉接應二郡接壤故言不甚遠。然尙斯留甚

衆。師古曰：斯留言其前後離斯不相逮及也。斯音斯。補曰：斯留即宿留。斯宿雙聲字。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補曰：城蓋長城。馳

言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補曰：通鑑注云：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爲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馳馬東言也。松按匈奴傳：衛律謀擊藏穀與

秦人守之亦以漢降。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尙不專決。又漢使者久留不還。補曰：通鑑注：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軍而遣之。補曰：汪校。興下無師字。故注以興軍釋之。欲以爲

使者威重也。補曰：即留匈奴之使。欲使匈奴畏而歸之。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參以善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尙不專決。猶雜問善龜也。補曰：洪範所言者是。

酒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師古曰：親讀曰示。爲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補曰：御史謂御史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傅將作大匠詹事大長秋

吳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大夫郎者郎中令屬官大夫謂太中大夫中大夫
光祿大夫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文學郎大夫郎之堪謂顧問者武帝紀曰者淮南衡山修文學
適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

奴等補曰郡屬國都尉謂郡守及郡屬國之郡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補曰馬見縛兵敗之兆或以爲欲以見彊師古曰見顯示補曰

亦圖者籍馬殊之意宋祁曰別本欲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也視亦讀曰示補曰此申明見彊以其見彊知其不足也易之補曰謂以易卜之靈

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補曰大過上五體震五在震下爲馬足巽爲繩兩巽相承縛馬之象大過乾老坤生坤爲鬼方震爲驚走故曰匈奴困敗匈奴困敗

補曰此占者之詞凡對縛馬書者有此三說以下又雜考之風氣占筮也懷祖先生曰匈奴上尸曰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

字曰者衆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衆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有曰字太卜龜著皆以爲吉補曰通鑑注公車方士方士之特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爲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巫覡者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龜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

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隴山山名也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

中貳師最吉也補曰懷祖先生曰師古所說于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即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補曰按匈奴傳漢遣貳師將軍

七萬人出五原則隴山者五原塞外山也匈奴傳又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補曰惠氏神易漢學引程身金集筮法師春曰

大過，木克卦也。外克內，應克世之兆，所以敗也。惠氏又云：大過，震游魂，故云木克卦。五動又成巽，初六辛丑，土乃巽之財，故云外克內。然大過九四丁亥，木也，而受制於辛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爲應，故云應克世。當時諸臣以漢爲內卦，匈奴爲外卦，故皆云吉，而實反謬也。

重合侯，得虜候者。

補曰：是時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

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

師古曰：於軍所

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補曰：匈奴傳：衛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戾太子傳：匈奴巫上林中，蓋匈奴有此巫蠱之術。

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

一將不吉。

補曰：漢將尙有尙郎成，奔通惟貳師敗也。

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

師古曰：能音耐。補曰：鼂錯傳：風雨雖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失一狼，走千羊。

補曰：此亦

述匈奴之言，謂因失一狼，千羊亦不能自存。狼喻將帥，羊喻士卒。

酒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

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補曰：匈奴傳：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

悲痛常在朕心，今

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

師古曰：隧者，依深阻之處，開通行道也。補曰：匈奴傳：起亭隧，顏君注曰：隧，謂深開小道，而避敵鈔寇也。依說文當作隧，謂塞上亭守燹火者也。後書西羌傳：作亭隧。

是擾勞天下，非所

以優民也。

補曰：詩：大雅傳云：優，滋也。美云寬也。說文：優，饒也。

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

補曰：百官公卿表：征和四年，大鴻臚藏仁坐祝詛誅，世陽太守田廣明爲鴻臚。

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尙恥不爲，況今大漢也。補曰：通鑑注：蓋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

提掖搜索，問以所聞。

師古曰：搜索者，悉其或私竄文書也。補曰：通鑑注：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搜索者，悉其挾兵刃。

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

獸以皮肉爲利，辛苦而燒火乏失，亦上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隴候之卒獵獸，故令糞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

所上文書。補曰：魏武帝紀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此上集。蓋即上計。漢之上計使，唐謂朝集使也。得者，登也。言上集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

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適知之。

師古曰：既不

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補曰：生口虜，虜之生得者，不得分爲二也。

當今務在禁苛暴。

補曰：禁長吏苛暴者。

止擅賦。

補曰：通鑑注：漢有擅賦法，今止不行。

力本農。

補曰：謂勸

農力。

修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享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晉方目反。補曰：亭養牝馬，又見昭帝紀應劭注。顏君所說免徭賦，即復不事之意。而以孟說爲非。

未得其解。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對也。補曰：即所謂與計偕也。邊馬有額，馬死略盡，故

補之。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補曰：據外戚恩澤侯表：車千秋以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通鑑注云：富民侯，食邑於沛郡

蕪縣。又引顏君注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接車千秋傳：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因號曰車丞相，是稱車千秋者。在昭帝時，表傳皆據其終言之。

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

彌，補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還，過龜茲，在北道，而過杆彌者，杆彌東北接龜茲。

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

以得受杆彌質。

補曰：匈奴背漢，受樓蘭質子，龜茲疑於背漢。

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宏羊前議。

補曰：武帝時欲田未果，故皆議行之。

以杆彌太

子賴丹爲校尉。

補曰：即三校尉之一。

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

補曰：渠犂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

龜茲貴人姑翼謂其

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

補曰：輪臺爲今玉古爾地，在庫車城東三百二十里，庫車城南即龜茲故國。

必爲害，王卽殺賴丹。

而上書謝漢。

補曰：如陰末赴之爲。

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

補曰：事在地節元年。

便宜發諸國兵。

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補曰：常惠傳：惠奏請

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合五萬人攻龜茲。

補曰：常惠傳：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言五萬者

舉成

責以前殺校尉賴丹。

補曰：常惠傳：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龜茲王謝曰：酒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

翼詣惠，惠斬之。

補曰：按常惠傳：惠令轉姑翼來。

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

補曰：楚主女弟史。

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

補曰：漢制：郎中令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

右中郎將，號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諡郎、侍郎、郎中，鄴國舉孝廉，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

送主女過龜茲。

補曰：至烏孫而過龜茲，是烏孫在天山南，龜茲北。

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

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

補曰：宗室

謂宗女，按劉昭禮儀志：載正月上陵禮，百官因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會陵，又大喪禮，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是宗女有朝會之事。

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

外孫爲昆弟。

補曰言與主女爲昆弟不敢實言也。

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補曰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且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

各陪朝賀禮胡光朝賀並見屬郡計吏皆庭觀庭僚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

補曰用公主之儀當紫綬印其金印數

賜以車騎、旗、鼓。

歌吹數十人。

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官騎三十人在鼓吹此蓋隨之如大將軍歌吹者橫吹也後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漢書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樂與以爲武樂

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

萬。師古曰琦音奇。補曰玉篇引琦著云琦琦也後書仲長統傳琦賂寶貨注引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數千萬者言其直。

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

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

補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廡晝夜誰何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呼止人清道。

撞鐘鼓。

劉昭禮儀志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東京賦云撞洪鐘伐鼗鼓。

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獻也。

補曰說文獻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爲

牡馬爲牝，即生驢。馬爲牡，驢爲牝，生駝驘。

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

補曰弟史號稱公主，故其子自謂外孫。

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補曰渠黎在烏壘東南，烏壘東至尉犁止三百里，渠黎東通不得有六百餘也。疑六字有誤，或中隔敦煌溢出之水，而哈勒噶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

補曰據傳鄯吉從尉犁至長安，是正當烏壘孔道，去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去陽關當二千四百三十八里。

戶千二百口。

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

治所三百里

補曰後魏書龜茲在尉犁西北。蓋龜茲國大其境得至烏壘北

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

補曰危須城當在今博斯騰淖爾東南

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

補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七百三十八里去焉耆二千二百三十八里

戶七

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擊胡侯、擊胡都尉

補曰匈奴常在焉耆、危須、尉犁、間賦稅諸國蓋三國鼎峙故皆置擊胡官

左右將、左右都尉

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補曰水經注云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是焉耆在西危須在東傳不言西蒙上爲文水

經注引此傳文

作西塞焉耆

焉耆國

補曰西域記作阿耨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

王治員渠城

師古曰員音于權反補曰錢氏大昕以爲員渠即焉耆之轉猶之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危須國王治危須城也後書作南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水經注敦堯水西

源東流分爲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經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堯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按敦堯水今日海都河海都河惟一水注博斯騰淖爾漢時入淖爾之處分爲二又有一水自西北來入于敦堯水其會合之地亦分爲二員渠城正當其分處故後書班超傳言焉耆有章渠之險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可知城四面皆水章渠大澤均海都河所積也今既無敦堯分田入淖爾之水又無西北來一水海都河南四

十里，有舊城，雉堞猶存，周圍九里，俗曰四十里城，疑爲員渠遺址，後魏書云：員渠城在白山南七十里，隋書云：漢時舊國也，西城肥云：都城周六七里。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補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

陽關二千三百三十八里，後魏書：焉耆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按故瓜州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陽關又在瓜州西南，故瓜州較近。

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隋

書曰：勝兵千餘人。

擊胡侯、郤胡侯、輔國侯。

補曰：後書班超傳有左將北庭支，左候元孟，左候善屬于左右將者。

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

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

補曰：後魏書：焉耆國在車師南，按功臣表有匈奴歸義樓明王伊即軒，又有匈奴歸義王次公，此稱歸義車師君，蓋車師人之降漢者，封爲歸義君，而處於焉耆。

擊胡都尉、擊

胡君各二人，補曰：善亦分左右。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

補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支國，按踰一小山，當即阿勒

噶山，越二大河，當即敦靈水，是焉耆至龜茲共九百餘里，焉耆至烏壘四百里，則烏壘至龜茲當五百五十也，故據此以訂正之。

南至尉犁百里。

補曰：後書班超傳：自龜茲討焉耆，兵到尉犁界，焉耆王廣與其大人迎超於尉犁，龜茲東北行，先

至尉犁，後至焉耆，是尉犁在南，又按尉犁去烏壘三百里，危須經尉犁以至烏壘五百里，是危須去尉犁二百里，焉耆東南去危須百里，故西南去尉犁亦百里。

北與烏孫接。

補曰：烏孫之東境止此。近海水多魚。

補曰：水經注云：東南流注于敦靈之數川，流所積，潭水斯深，溢流爲海，今日波斯騰涼湖，後書云：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圍其城三十餘里，魏書云：員渠城南去海十里，班超傳：國相腹久停，促降亡入海是也。

烏貪營離國。

補曰：以下諸國爲車師及匈奴故地，皆旁天山，山路迂曲，里數難知，傳文不盡合也。

王治于婁谷。

補曰：以改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計之，烏貪營離在後國西千六百六十里，按車師已分爲前後及山北六國，不應其

後國幅員尙千餘里，計車師分國，卑陸，且彌，相距不過一里，與食管離以四十里小國。約在車師西三四百里耳。正當博克達山中，故王治谷中也。據後書國後爲車師所滅。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補曰：此里數有誤。 戶四

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傳言降衆千七百人，或都護散處之。 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

彌，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補曰：且彌，在天山東，烏食管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烏食管離去單桓千四百餘里，不得言接，且已過天山西，亦不能南接且彌。西與烏孫接。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烏孫，是

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食管離西與之接。

卑陸國。補曰：三國志注引魏略，卑作畢，字形之誤。 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補曰：武帝紀注，晉灼曰：天山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

超傳注云：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唐書地理志：交河郡下，旣言交河縣北天山，又言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接苻氏、頽氏，不言所在。若班超傳注則在今巴里坤，賈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之說，則在今吐魯番。唐志西南入谷之說，則在今哈喇沙爾城北。蒙古語謂天爲騰格里，今西域所稱汗騰格里山，即天山。則在庫車城北。考匈奴傳：重合侯，兵道車師北至天山，是天山不在車師北之證。章懷實固傳注及唐志交河郡下之說，非也。後書蒲類國在柳中西北，其非在蒲類海可知。近世相承，指巴爾庫勒淖爾南之山爲天山，蓋誤於章懷。余往來西域，登陟此山，雖云險峻，而高祇十五里，不足當天山之目。是班超傳注亦未爲足據。尋校傳文，蓋漢時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圓山爲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達山以東，故匈奴傳云：驃騎將軍出隴西，過焉耆山，焉耆即哈喇沙爾。特標焉耆山，明其爲大山。御覽引西河舊事：匈奴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即焉耆，別言祁連與焉支者，互文見義耳。水經注云：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爲天宇之說。若以汗騰格里山當之地，既遠於車師，且此傳

曹蒲縣國在天山西西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實在烏魯東。備在庫車北。是當烏魯西矣。唐書言西州西南至天山。博羅山。正在古交河城西南三百餘里。乾富國。劉奉世以國爲谷之誤。蓋與今阿拉套山谷近。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

里。補曰：以封國計之。卑陸前後國去長安約八千三四百里。乃得南接車師。戶二百七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補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

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補曰：與車師前國接。故去都護道里與前國差等。

卑陸後國。補曰：分爲後國。猶烏保之有大。小昆彌。後書無後國。或已并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補曰：去長安數不足據。而就傳言之。是在卑陸西二十里。

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曰：更小於卑陸。國戶四百疑誤。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補曰：都尉

譯長。皆少一人。補曰：卑陸不言是後國在北。後書將則同卑陸也。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補曰：言卑陸接匈奴。其時已并後國。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補曰：蓋車師前國。

郁立師國。補曰：後書作郁立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曰：諸不言天山者略也。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補曰：國在卑陸後國之東。八百疑作一二百。戶百九十。

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補曰：以此傳言

是後城長在車師後國西。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補曰：後書云。後爲車師所滅。

單桓國

補曰：霍去病傳得單于單桓，曾涂王，張晏注曰：單桓，曾涂，皆胡王也。蓋漢因其號以建國。

王治單桓城。

補曰：不在山中，故言城。

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

補曰：據改定車師後國里數，單

桓在後國西二百里。

戶三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

補曰：聚落之小者，不足爲國。

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補曰：後書云：後爲車

師所滅。

蒲類國

補曰：後書云：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蓋立國之始，因海爲名。國旣移徙，遺民逃亡天山之西，

仍存舊號也。

王治天山西疏榆谷。

補曰：塞土宜榆，故古者樹榆爲塞。朔方有長榆塞，謂之榆中。西羌傳有大小榆谷，今新疆多榆，以榆名地，如榆樹溝者，往往有之。

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

補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而長中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蒲類去長安當作九千四百六十里。焉耆去柳中九百十五里，疏榆谷約在焉耆北三百七十餘里。

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

勝兵七百九十九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後書作戶八百餘。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

七里。

補曰：焉耆去烏壘四百里，此在焉耆西，里數懸絕，疑有誤字。後書云：盧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蒲類後國

補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即後國。旣後書移支國居其地。

王治地。

補曰：前國尙知田作，故有治地，此則專逐水草也。

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

補曰：當亦九千餘里，大抵在前國西。

戶百口。

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

補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國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

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

各一人。

補曰：蒲類、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裕勒都斯地。土爾恩特、和碩特，所游牧。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天大谷。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曰：天大各本作于大，今從宋本。

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補曰：西且彌距東且彌百餘里，當去長安九千七十里。戶

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

補曰：大於東且彌。

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補曰：里數有誤，約八百里也。後書不言，疑爲東且彌所并。

東且彌國王

補曰：後書班勇傳：勇斬後部王軍就，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

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

補曰：按後書：東且彌去柳中八百里，是去長安八千九百

七十

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

補曰：四十八通考作八十四。

勝兵五百七十二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按後書云：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蓋并西且彌而強盛。

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補曰：里數有誤，九百里也。後書云：盧帳居逐水草，頗田作。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

補曰：去陽關四千七十里。

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

補曰：漢紀

以爲補曰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曰在卑隨之西。則去都護當千或千一百也。

狐胡國補曰懷祖先生曰狐胡當依補曰唐書地理志自交河縣北入谷百三十里。繩柳谷。渡金沙嶺。是狐胡在補曰御覽所引作狐胡字之誤也。王治車師柳谷。補曰唐書地理志自交河縣北入谷百三十里。繩柳谷。渡金沙嶺。是狐胡在補曰前部北。後部南。懷祖先生曰狐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

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補曰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九十里。入谷六十五里。至柳谷則去長安當作八千一百五十五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作治車柳谷。無師字。

兵四十五人。補曰漢紀補曰據下至焉耆里數四十七。當作七十。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

耆七百七十里。補曰不言西者。蒙上爲文。據此傳知狐胡去交河城六十里。唐書言百三十者。謂至金沙嶺。柳谷適當道里之中。

山國王補曰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補曰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曰以去尉黎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戶四百五十。口五

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補曰去都護當五百四十里。西北至補曰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黎二百四十里。

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補曰墨山在尉黎東。則去危須近而焉耆遠。里數有誤。東南與鄯善且末接。補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淖爾

鄯善且末境。山出鐵。民山居。補曰博斯騰淖爾南岸皆山。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補曰水經注言龍城地廣千里。皆爲疆而兩縣是其地不可耕。故寄田糴。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補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有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兒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城。城北三里許有山

谷，一谷出四泉，流運城東，一谷出五泉，流運城西，至城南三十餘里入沙而伏。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補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去陽關三千七百五十里。

戶七百口，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後書云：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

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

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曰：車師政服不常，故名官多以降附爲義。

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

補曰：據下至焉耆里數，焉耆去烏蘇四百里，則此去都護當作千二百三十五里。

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補曰：亦蒙上西南爲文，以今驛程計之，則一千九百里，蓋因自博羅關山改設臺站，故迂遠也。焉耆去柳中九百十五里，故後魏書

云：焉耆國東去高昌九百里。

車師後國王

補曰：汪校作後王國，傳有後王須臾離。

治務塗谷

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金滿城即今濟木薩地，唐之北庭都護府也。通鑑：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浮圖即

務塗之轉音。此言務塗谷，蓋城在山中，今濟木薩城北五里有破城，爲唐都護府遺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在唐城之南，漢城又在今城之南也。後書班勇傳：後部有金且谷，西城傳有且固城。

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後書務塗谷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按郡國志云：豫陽西至京兆尹九百五十里，以此減之，則去長安當作八千六百七十里。

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

十人。補曰：蓋小子前國，後書云：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擊胡侯。

補曰：傳有輔國侯、狐蘭支，則此當有輔國侯。後書後部有親漢侯。

左右將。

補曰：傳有右將、駃騠、左將、尸泥支、後書又有後部侯、炭遮，蓋屬于左右將者。

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補曰：今驛程一千六百五十餘里，若漢時由前部以至後部，則當一千七

百三十五里，按當與前部互易。

車師都尉國。

補曰：此蓋漢置都尉監車師者。

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

補曰：按傳：車師後王舉國降匈奴，匈奴與共寇，殺後城長。是知後城長與車師都尉皆漢所置，以有人民，名之爲國耳。

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

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

補曰：功臣表言開陵侯不得封年，按傳文似以天漢二年封也。開匈奴傳作開，顏君注曰：開讀與開同。

將樓蘭國兵。

始擊車師。

補曰：元封三年，漢已破姑師，其時西域未通，非欲有其地，至是始與匈奴爭之，故言始。

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補曰：按匈奴傳：漢使貳師將軍

擊右賢王於天山，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繼以李陵敗降，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師者一，漢未得車師。

征和四年。

補曰：當從武帝紀及功臣表，李廣利傳作三年。

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

擊匈奴。

補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邱城，出西河，此獨言馬通，惟通出酒泉過車師也。匈奴傳作莽通。

道過車師北。

補曰：今巴里坤至迪化州路。

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

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

補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優樂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

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關陵侯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此漢爭車師者二，漢得車師。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

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爲都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補曰：顏君此注，據武帝紀爲序。武牙，漢書作虎牙，顏君避唐諱改。

車師田者驚去，車

師復通於漢。

補曰：此漢爭車師者三，車師復降漢。

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

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補曰：此本始三年至地節元年事，凡三年。

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

師古曰：憲，音許吏反。補曰：鄭吉傳，吉以從軍數出西域爲郎，憲，喜古今字。

將免刑罪人。

補曰：通鑑注，罪人免其刑，使屯田。

田渠犂積

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

補曰：據傳，此爲地節二年秋。匈奴傳以爲事在三年。

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

補曰：下言三校尉以五百人爲校。

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中。

補曰：隋書，高昌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食汗山城，在山中，壘石爲之。按姑墨亦有石城，是知非城名。鄭吉

傳，擊破車師，史嘗城，或卽其城歟。

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

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補曰。按匈奴傳言左右賢王。左右各盡最大國。然則裨小王爲小國矣。

賸小王亦稱諸侯。匈奴傳言匈奴西邊諸侯是也。匈奴有東蒲類王。

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

補曰。今吐魯番有勝

金口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開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

補曰。匈奴傳勒

兵邊擊烏孫。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留一候。

補曰。所謂軍候。

與卒二十人留守王。

補曰。留守石城。備其王入匈奴。

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

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

補曰。就屯校城。

東奏事。

補曰。吉蓋奏車師之捷。至酒泉。有

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

補曰。吉行至酒泉。得詔書如此。以吉傳推之。吉還衛可馬使護南道。當在此時。所謂安西國者。即令其護南道。

吉還。傳送車

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

補曰。此非本年事。傳終言之。

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

師。補曰。別使吏卒之在渠犂者。非屯校兵也。按匈奴傳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牧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即此傳二年事也。此漢爭車師者。四車師復降

漢田車師始此。

得降者言。補曰。自此以下。據通鑑爲元康二年事。

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

補曰。前國爲今吐魯番地。恆暖宜蔬穀。

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

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補曰：此校尉即司馬，意非屯田之三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

田。補曰：通鑑作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即用此傳文而說士爲七、漢人又處增卒字耳。若果七千人，下文不得言田卒少也。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補曰：蓋交

河，匈奴將補曰：左大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卽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補曰：匈奴傳：匈奴遣左右奧

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補曰：前國去烏犂千二百餘里，渠犂在烏犂南三百餘里。間以河山師古曰：間

隔也。晉居寬反，補曰：河謂教養水。龜茲東川山謂教養山，沙山，鐵關谷。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敕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

且罷車師田者。補曰：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言：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公卿者，魏相等也。

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補曰：惠凡五使西域，隨蘇武使一也。本始二年使烏孫，二也。又持節護烏孫兵三也。本始四年賜烏孫四也。并此爲五。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

武車師旁，胡騎引去。補曰：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熙寧本及越本無兵字，按注校有兵字。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

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補曰：匈奴傳：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右地，欲

以侵迫烏孫西域。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補曰：據下傳，蓋漢殺匈奴所立兜莫而立軍宿。盡徙車師國民，令居

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補曰：此漢爭車師者五，漢得其民，匈奴得其地。後漢使侍郎

般廣得責烏孫。補曰：責其久留烏貴。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補曰：汪校引劉原父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

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文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錢氏大昕云：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為句，將詣闕三字為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顧劉不能

校正，曲為之說，非也。松按：將詣闕，猶郡吉傳言將詣京師，此傳亦言捕樓蘭王將詣闕。賜弟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

地。補曰：通鑑注曰：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松按：當并徙還前王，而後國之建，疑亦於此時也。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

來差近。補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戊己校尉徐善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補曰：今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

間，房風戈壁，即龍堆北邊也。新道避之，又省道里之半，故善欲開之。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補曰：匈奴傳作句姑。以道當為柱置。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己，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竹具反。

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補曰：汪校引劉原父曰：當道為柱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柱置，猶言備體。松按：釋言云：播，柱也。說文作播，柱，置，即播，置為播之假借字耳。

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柱置，猶言備體。松按：釋言云：播，柱也。說文作播，柱，置，即播，置為播之假借字耳。

宋郡曰通典。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補曰：在匈奴南。故與南將軍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

不肯繫之。

補曰：繫於校尉城。

姑句數以牛羊賂吏。

補曰：說文：賂，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刑：五過之疵，惟來。馬本作惟求。云有請賂也。段氏云：惟求者，今之枉法也。

求出不得。姑句家才

端生火，其妻股紫陬。

師古曰：陬，音子侯反。

謂姑句曰：

補曰：蓋往告之。

矛端生火，此兵氣也。

補曰：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故自拔出，及光有聲者，憂兵傷君有血污。

利以用

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

補曰：事不見傳。前王謂兜莫。

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卽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補曰：隋書西域

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按元歐陽非齊高昌侯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爲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爲今吐魯番廣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爲哈喇和卓。卽後漢之柳中。由此北入山爲後部，東卽匈奴境。

又去胡來王周兜。

補曰：姑羌王。

國比大種赤水羌。

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補曰：

後書西羌傳：羌受劍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九種在焉支河首以西，及在朔漢徽北，參狼種在武都，羆牛種在越巂，白馬種在廣漢，又有五十二種，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副總管薛萬均、薛萬徹破吐谷渾於赤水源。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

補曰：按匈奴傳言時漢平帝幼，則事在元始中。

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

補曰：守，猶敏也。敏，關首欽。

玉門關不內，卽將妻

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

補曰：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

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

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

補曰匈奴傳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希敞長水校尉王歆使匈奴

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補曰顏君匈奴傳注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

單于謝罪

補曰匈奴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

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

執二王以付使者

補曰二王匈奴傳作二虜

莽使中郎王萌

補曰匈奴傳作中郎將此莽將字

待

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補曰息夫躬傳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匈奴傳服虔注惡都奴西域之各名逢受匈奴傳作逆受

單于遣使送

補曰匈奴傳乍送到國

因請其罪

師古曰請

使者以聞莽不聽

補曰匈奴傳作有詔不聽莽居攝亦稱詔書

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

補曰爲大會陳兵以示威

斬姑句唐兜

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

補曰當作始建國

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

補曰按王莽傳始建國元年封甄豐爲廣新公二年以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

當出西域

補曰王莽傳拜豐爲右伯當建職西出

車師後王須置離開之與其右將股鞬左將尸泥支謀曰

師古曰鞬音丁奚反

聞甄公爲

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菱導譯

補曰導導譯譯譯者

前五威將過

補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五威將

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鸞鳥之毛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師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節持節稱五帝之使其東出者至元豐樂浪高句驪夫餘南者險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爲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

所給使尙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

師古曰：不副所求也。補曰：太伯秩尊于五威將。

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刁護聞之。

曰：刁護，音彫。

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埽婁城。

師古曰：埽婁，城名。埽，音劣。婁，音樓。補曰：當即後書班超傳所謂陳陟故城所，猶處也。

置離人民，知其不

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已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產。

補曰：驅，匈奴傳作殿。額君注，殿與驅同。

舉

國亡降匈奴。

師古曰：盡率一國之衆也。

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

補曰：匈奴傳：建國元年，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

得，因寇略其人民。豐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王莽傳：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

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

補曰：匈奴傳：城作威。額君注：後成車

師小國名，長其長帥，按後成即此傳之後城長國。額君注誤。

傷都護司馬。

補曰：言都護司馬以別於校尉。司馬，疑有分治後城長國者。

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

補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故兵還匈奴，當經車師前

國之北。

時戊己校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史終帶取糧食。

補曰：劉昭百官志：戊己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有史二人。按

漢制：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此戊己校尉不言長史者，護烏桓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西域官惟都護與副校尉爲比二千石。戊己校尉以六百石爲之，屬職同于長史。故後書即稱戊己校尉爲長史。則此

二史者，或戊己之副，非其屬官也。

司馬丞韓元、領諸壁石曲候，任商領諸壘。

補曰：戊己校尉屬有丞一人，司馬一人，候五人。此言司馬丞，或丞兼攝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有軍

候一人比六百石其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說文疊軍壁也鄭氏周禮注軍壁曰疊此分言者壁疊非一處故互文言之領諸壁疊即所謂總知營事

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補曰是時西域騷動尙未顯然

昔叛至始建國五年焉者

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

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補曰要死匈奴傳作悉并死即

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

師古曰示爲漢火也補曰亭置漢之地即傳所謂亭燔爲漢火者假爲寇至

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

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

補曰匈奴傳作劫略吏卒數百人

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燬

師古曰古然字補曰即燔積薪

校尉開門擊鼓收吏

士補曰見漢火故校尉士使入府

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

補曰殺刁護四子及其昆弟之子

獨遺婦女小兒

師古曰遺留置

不殺也止留戊己校尉城

補曰即校尉府所在也按傳言姑句馳出高昌壁是其時高昌有壁無城而後書言匈奴車師共圍戊己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明證蓋前漢校尉城去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戊己校尉之

圍而破車師於交河城是也班超再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

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

補曰匈奴傳作遣人與匈奴南黎汚王南將軍相聞南將軍蓋屬南黎汚王者

南將軍以二千騎

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賁都尉

師古曰賁音奔補曰按匈奴傳元商留南將軍

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家別置零吾水上田故惟以良帶二人爲都尉烏賁都尉匈奴傳作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是爲都尉官而竄以將軍之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欲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

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補曰烏珠留若鞮單于也。以綏和元年後三歲單于死。立匈奴傳云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弟烏彙單于成立。師古曰彙音力追反

是其事也。建者孫建。欲者但欲。呼韓邪少子始建國二年。莽拜成爲孝單于。匈奴傳。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當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成厚善。見成前後爲莽所拜。故遂越與而立成爲烏彙若鞮單于。復與莽和親。莽遣使

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補曰匈奴傳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

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補曰王莽傳莽

北令吏民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曰欺詐謂前給言匈奴大擊北邊。補曰匈奴傳匈奴愈怒並而西域亦瓦

解焉。著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曰按莽傳事天鳳三年。遣遺五威將王駿。補曰王莽傳作西

域都護李崇。補曰後漢將戊己校尉。補曰即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補曰謂助兵與食兵焉者詐降而聚兵

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者。焉者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間。

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惟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補曰王莽傳駿命佐帥何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擊殺其

老弱引兵還。

補曰王莽傳從車師還入塞。

莽封欽爲劉胡子。

鄧展曰劉音衫師古曰劉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劉轉寫誤耳補曰王莽傳作劉胡子說文劉絕也又引夏書曰天用劉絕其命蓋作劉者尙書正字衛包改

弱作勳从刀刀又誤作力遂相承用勳而劉廢矣王莽傳將遣大司空征伐劉絕之矣猶存古字莽拜欽爲城外將軍又封何封爲集胡男皆見莽傳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

補曰近都護者龜茲爲大國故依以爲重數年補

自天鳳三年至更始元年漢兵誅莽凡八年

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

補曰漢書衛霍傳後有最類君注最凡也

凡國五十。

補曰據哀平間分五十五國除去不屬都護者五國故曰五十

自譯長。

三十人

城長三人君者二十二人監名者二吏名者三

大祿一人百長補曰

千長補曰

都尉者六十二人

且渠補曰

當

戶將相至侯王

補曰將四十九人相一人侯四十八人王七人

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

補曰此卽匈奴傳所謂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者合傳所載官數二百四十七人又除不

屬都護者其數益懸百長當戶皆在匈奴傳

而康居大月氏安息鬲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

補曰若康居貢

獻則都護吏至其國則貢奉獻則送其使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補曰漢紀武帝篤金錄此文稱爲本志本志言本書也

孝武之世闕制匈奴

師古曰闕謀也補曰漢紀作闕利制

患其兼從西國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結黨南羌迺表河

曲列西郡關玉門

補曰後書西羌傳曰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懷祖先生曰曲當爲西武帝所開四郡皆在河西通典御覽引並作河西西郡漢紀作四郡玉門下漢紀有關字

通西域以

斷匈奴右臂。

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爲斷匈奴右臂。劉歆上議以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班固傳注云南面以西爲右也。漢紀匈奴下有之字。

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

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補曰匈奴傳。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紀作遠遁漠北。武帝紀注。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

遣值文景元默養

民五世。

補曰高惠文景至孝武爲五世。獨斷云呂后不入數。

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

補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頭。

故能睹犀布。

補曰漢紀故能

下有積羣貨三字。讀祖先生曰。布當爲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漢紀通典引並作犀象。

瑋瑁則建珠崖七郡。

師古曰瑋瑁。晉代瑁。音沫。補曰地理志。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瑋瑁。儋耳郡。元帝時始棄珠崖。儋耳兩郡。則七郡當作九郡。漢紀數瑋爲者亦非。

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嶺。

師古曰枸。音矩。補曰按西南夷傳。番

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獨枸醬。蒙問所從來。曰西北牂柯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蒙上書。言通夜郎道。置犍爲郡。其後西南夷數反。罷西夷。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塞因盛言大夏慕中國。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天子乃令王然等十餘輩。問出西南夷。地理志。牂柯郡。越嶺郡。皆元鼎六年開。本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嶺。沈黎。文山郡。

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

補曰通考引無安息二字。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如淳曰文甲。即瑋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補曰文甲。通犀。漢紀作文具。犀象。東方朔傳。宮人瑋瑁垂珠璣。

蒲梢龍文魚

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

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梢馬。音所交反。補曰漢紀作臨盧。瑋瑁。蒲梢。龍文。魚目。汗血。名馬。東京賦。關承華之蒲梢。說文。雞馬亦鬣。鬣身目若黃金。名曰吉泉之乘。此龍文者。謂其文似龍。猶驪駟文如鱷魚矣。

爾雅馬二目白魚。西京雜記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鑲以金銀，鑲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漢舊儀中黃門駟馬，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果下馬。顏注：枹馬，晉當作蒲枹，馬名枹，晉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

於外圍。師古曰：牛亦大。補曰：漢紀作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圍。本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補曰：三輔黃圖云：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

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柰，北繞黃山，澗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漢宮殿疏方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

地上郡，戍卒半發，滿吏穿昆明池。三輔黃圖云：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

十里，有百艘樓船，建樓櫓，戈船各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輪葆麗蓋。營千門萬戶之宮。補曰：本紀太初元年，起建章宮，顏君注：未央宮西，三輔黃圖云：建章宮，周二十餘

里，千門萬戶。立神明通天之臺。補曰：神明臺，在建章宮圍閣門內，通天臺，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在甘泉宮。武帝紀：元封二年，作通天臺，顏君注云：通天臺，不言此臺，高上通于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輿造甲

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補曰：東方朔傳：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顏君此注蓋用應說。西京賦：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落以隋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補曰：漢紀作

輿傳注引亦作絡。天子負繡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屨，屨如小屏風，而畫爲繡文也。白與黑謂之繡。又爲斧形，襲重衣也。按：晉皮義反。補曰：漢紀依作緘，按：繡依見

禮記，繡緘不得言負也。漢紀作居。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補曰：酒池在長樂宮中，東司馬門內，其水來自未央宮。自未央北墻出，經壽宮南，入長樂宮北墻，繆長秋觀，大夏殿之北，匯爲池。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

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街。太平寰宇記云：武帝作酒池，以誇光胡，飲以鐵盆，重不能舉，皆抵牛飲。按：三輔黃圖有秦酒池，長安志亦言酒池，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中，是非自漢設之。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

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磬極樂名也師古曰巴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勁說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

俞之樂。優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舞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放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爲此色也。俞音踰，場音大，浪反。衍音弋職反。視讀曰示，觀視者，視之令觀也。補曰：漢紀，俞作衍，衍作演，紙作所，武帝紀，元封三年，角作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且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悉坐，就賜作九賓，徵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畢，化爲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踰局，出身護形，于斗中，鑼警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蓋後漢相因用之，正且唯無角抵耳。巴俞並用於大喪禮。

費不可勝計。

補曰：食貨志，漢王莽數萬乘來降，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費凡百餘萬。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至於用度不

足，酒榷酒酤，筦鹽鐵。

補曰：本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食貨志云，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鑄白金，造皮幣。

補曰：本紀，元狩四年，有皮幣，以足用，按食貨志，白鹿皮方尺，緣以縵爲皮幣，直四十萬，又造銀、錫、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直三千二百，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撈之，其文龜，直三百。算至車船。

補曰：漢紀作船車，本紀，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按食貨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租及六畜。

補曰：如淳以租及六畜爲若馬口錢，見昭帝紀注。民力屈，財用竭。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補曰：漢紀用作貨。因之以凶年，竄盜並起。

補曰：通考引作羣盜。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

之。補曰：漢紀作衣緇衣，持斧鉞，斬斷于郡國。本紀：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牧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緇衣，杖斧，分部逐捕。

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

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補曰：通考引而作且仁聖作聖人。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

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

補曰：淮南王陳俊闕越書，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咸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杜欽論見此傳。

雄論見匈奴傳，漢紀作分別區域，隔絕外內。

書曰：西戎卽序。

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補曰：史記索隱引王肅尙書注：西戎，西域。

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補曰

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魏書西域傳序引非上威服作非盛威武。

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

補曰：漢紀西域作西戎，分弱作貧弱。

雖屬匈奴，

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

補曰：漢紀作匈奴徒能得統作總。此言西域之無益于匈奴。

與漢隔絕，道里又遠。

補曰：道里，通考引作道路。又漢紀作尤。此言西域之無損于漢。

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

補曰：漢紀棄作失。

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

漢威德。

補曰：通考引作盛德。

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

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

補曰：後書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莽之盟，略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建武十

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通考引作聖人遠鑑古今。

雖大禹之序西戎，周

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御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尙茲。

師古曰：西戎即序說已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獲其實，政不施焉，則君子不

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諫曰：吾受命國之黃書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雪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御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城黃引也。補曰：孟堅生于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詣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稱光武爲聖上者，史通云：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牧掾，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固固讀父所作，不敢改易，事帝意乃解。卽出固徵詣校書，可見漢書之傳，多有叔皮所作贊稱聖上爲叔皮之辭。孟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于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叔皮目擊時事，言之故詳也。注成王問周公，汪校本成作至。